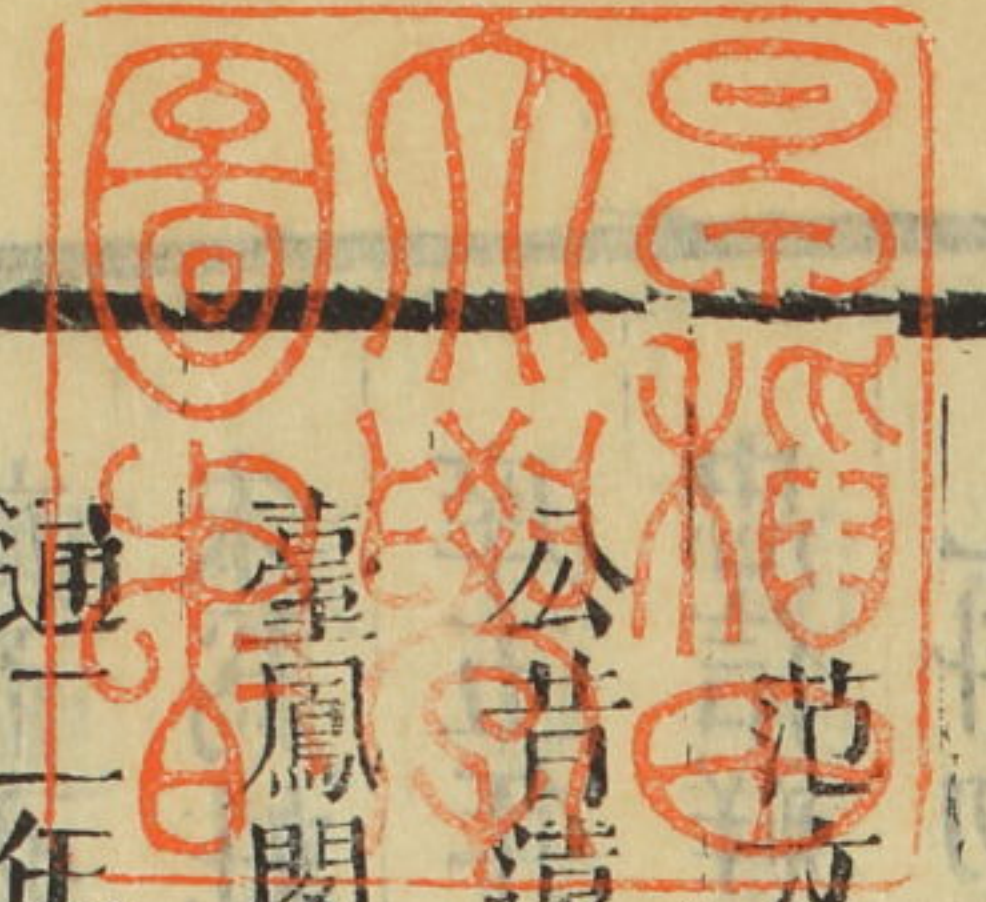


正誼堂全書

0413
798
152



門七 13
號 745
卷 152



范文正公文集卷之六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全校

附錄

范文正公年譜

公昔遠祖博士范滂為清詔使裔孫履冰為唐丞相鸞
臺鳳閣平章事世居河內四世祖上柱國隋懿宗朝咸
通二年任幽州良鄉主簿詔書猶存至十一年遷處州
麗水縣丞一支渡江中原亂離不克歸子孫遂為中吳
人曾祖夢齡仕吳越中吳節度判官宋贈太師徐國公
祖贊時仕吳越九歲童子出身終祕書監宋贈太師唐

范文正公文集卷之六

明治三十七年
一月二十日
購

國公父墉從錢俶歸宋任武寧軍節度掌書記武寧軍即徐州

封太師周國公文正公即書記第三子也諱仲淹字希

文端拱二年己丑八月癸酉二日丁丑以辛丑時生二

歲而孤母夫人謝氏貧無依再適淄州長山朱氏亦以

朱為姓名說上長白山僧舍修學醴泉寺內有祠後居南都郡

庠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孝弟

忠信祥符八年年二十七歲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

乙科初任廣德軍司理後迎侍母夫人至姑蘇欲還范

姓而族人有難之者公堅請云止欲歸本姓他無所覲

始許焉至天禧元年為亳州節度推官始奏復范姓其

後名益大位益顯嘗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眾於

吾固有親疏然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

也吾安得不卹其饑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

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卹宗族異日備

以見祖宗於地下亦何以入家廟乎故恩例俸賜嘗均

族人盡以俸餘買田於蘇州號曰義莊賜給宗族無閒

親疏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咸有所給錢公輔為撰義田記趙雍

書石在公為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母時尙貧終身

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樂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

妻子僅給衣食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

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八一以自信不擇利害
 為趨捨凡有所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
 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公為政
 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水處士里閭田
 野之人外至夷敵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仕至參
 知政事諡文正道德博洽曰文經天緯地曰文內外賓服曰正有文集二十卷
 別集五卷蘇軾作序政府論事三卷奏議十七卷韓琦
 作序娶李氏參政昌齡女也公有四子長曰純佑歷守
 將作監主簿自幼讀書為文章籍籍可稱嘗侍公城馬

鋪寨率兵馳據其地西戎兵眾大至且戰且督不數日
 而成其城一路恃以為安次日純仁字堯天皇帝祐元年
 進士相哲宗諡忠宣御書世濟忠直之碑高宗朝贈太
 師追封許國公次日純禮字彝叟仕至尚書右丞次日
 純粹字德孺仕至龍圖閣學士戶部侍郎知河南府
 太宗皇帝端拱二年己丑秋八月丁丑公生於徐州節度
 掌書記官舍按公神道碑及國史皆云年六十四薨於皇祐四年
 淳化元年庚寅丁父太師憂年二歲
 真宗皇帝大中祥符元年戊申年二十歲
 按公謚鄴郊友人王鎬墓表云君之父贊善公袞慷慨

有英氣善爲唐律詩歷著作通判會太守不法憤而辱之失官居長安中與豪士游縱飲浩歌有嵇阮之風人特駭之公不安其高復起家就祿得請監終南山上清太平宮從吏隱也時祥符紀號之初載某簿游至止及太公之門因與君交相與嘯詠於鄠杜之間

二年己酉年二十一歲讀書長白山醴泉寺是歲改科舉取

士按言行錄載涑水記聞曰范公少冒朱姓舉學究嘗同眾客見姜諫議遵遵素以剛嚴著名與人不款曲眾客退獨畱范公引入中堂謂其夫人曰朱學究年雖少奇士也他日不惟爲顯官當立盛名於世參坐置酒待之如骨肉人莫測其何以知之也

三年庚戌年二十二讀書長白山按東軒筆錄公與劉某同在長白山醴泉寺僧舍讀書日作粥一器分爲四塊早暮取二塊斷齋數莖入少鹽以啗之如此者二年

四年辛亥年二十三詢知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按家錄云公以朱氏兄弟浪費不節數勸止之朱兄弟不樂曰吾自用朱氏錢何預汝事公聞此疑駭有告者曰公乃姑蘇范氏子也太夫人攜公適朱氏公感憤自立決欲自樹立門戶佩琴劍徑趨南都謝夫人亟使人

追之既及公語之故期十年登第來迎親

五年壬子年二十四以朱說名舉進士禮部第一

七年甲寅年二十六有睢陽學舍書懷詩在南都學舍家

錄云真宗謁太清宮幸亳駕次南京皆往觀之獨公不出或以問公公曰異日見之未晚畱守有子居學見公食粥及不出觀駕歸告其父以公廚食饋公既而悉已敗矣畱守子曰大人聞公清苦故遺以食物而不下筋得非以相浼爲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意蓋食粥安之已久今遽享盛饌後日豈能啗此粥乎又按遺事云公處南都學舍晝夜苦學五年未嘗解衣就枕夜或昏怠

輒以水沃面往往饋粥不充日昃始食

八年乙卯年二十七登蔡齊榜中乙科第九十七名試置

天下如置器賦君子以恐懼修省詩順時知微何先論登第後有詩云長白一寒儒名登二紀餘百花春滿路二月雨隨車鼓吹迎前道煙霞指舊廬鄉人莫相羨教子讀詩書調廣德軍司理參軍按張唐英撰公傳云祥符八年登進士第朱說者是也又按汪藻撰祠堂記云公以進士釋褐爲廣德軍司理參軍日抱具獄與太守爭是非守數以盛怒臨之公不爲屈歸必記其往復辯論之語於屏上比去字無所容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

歸非明於所養者能如是乎獄官有亭以公名之者舊

矣公既登仕版始迎其母以養初廣德人未知學公得

名士三人為之師於是郡人之擢進士第者相繼於時

天禧元年丁巳年二十九遷文林郎權集慶軍

城九域志亳州也

節度推官始復范姓其表略云名非霸越乘舟偶效於

陶朱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用事最為親切

二年戊午年三十歲為譙郡從事

亳州也

祭龍圖楊給事文

曰余歲三十兮從事於譙獨棲難安兮孤植易搖公方

八監郡兮風采翹翹一顧而厚兮甚乎神交又太子中舍

上官融墓銘云余天禧中為譙之從事秋八月進皇儲

資聖頌

三年己未年三十一除祕書省校書郎

四年庚申年三十二是歲校書省省守官集慶

五年辛酉年三十三監泰州西谿鎮鹽倉有西谿見牡丹

詩西谿書事按皇朝類苑云初呂文靖嘗官於此手植

牡丹有詩刻後公復題一絕後人以二公詩故題詠極

多而花亦為人重護以朱闌歲久益茂為西陵奇觀

乾興元年壬戌年三十四歲按文集冬十二月有上張知

白石丞書稱文林郎試祕書省校書郎權集慶軍推官

監泰州西谿鎮鹽倉

仁宗皇帝天聖元年癸亥年三十五公在西谿上言寇準
被誣事除興化令時富鄭公弱冠來謁公識其遠大力
教戒而激勸之故其祭文略云弼昔初冠識公海陵顧
我譽我謂必有成我稔公德知己服膺自是相知莫我
公比一氣殊息同心異體始未聞道公實告之未知學
文公實教之肇復制舉我憚大和公實激之既舉而仕
政則未論公實飭之徙楚州糧料院
二年甲子年三十六遷大理寺丞子純佑生
三年乙丑年三十七夏四月二十日上書請救文弊復武
舉重三館之選賞直諫之臣及革賞延之弊

四年丙寅年三十八丁母夫人憂有書與發運使張綸言
復海堰之利按李燾通鑑長編泰州海堰久廢不治歲
患海濤冒民田疇公言於發運副使張綸請修復之綸
遂奏以公知興化縣總其役難者謂濤患不息則積潦
必爲災綸曰濤之患十九而潦之患十一獲多亡少豈
不可乎役遂與會大雨雪驚濤洶湧役夫散走旋瀆而
死者百餘人眾謹言曰堰不可成復詔遣中使按視將
罷之又詔淮南轉運使胡令儀向公度其可否令儀力
主公議而公尋以憂去綸表請身自督役踰年堰成民
至今享其利又按詔聞通泰海州皆濱海舊日潮水皆

至城下田土斥鹵不可稼穡文正公監西谿鹽倉連白於朝請築捍海堤於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朝廷從之以公爲興化令掌斯役發通泰楚海四州民夫治之既成民享其利興化之民往往以范爲姓

五年丁卯年三十九夏六月丁亥子純仁生時公寓南京應天府按公言行錄云時晏丞相殊爲畱守遂請公掌府學公常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由是四方從學者輻湊其後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是年有上執政書略云蓋聞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其孝不逮忠可忘乎所以冒哀上

書言國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請擇郡守

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遴選舉敦教育養將材保直臣

斥佞臣使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杜姦雄凡萬餘言東

軒筆錄云公在睢陽

按九域志南京應天府睢陽郡

掌學有孫秀才者

索游上謁公贈一千明年孫生復謁公又贈一千因問何爲汲汲於道路孫生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公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爲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舍晝夜行復修謹公甚愛之明年公去睢

陽孫亦辭歸後十年閒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游孫秀才也有送李紘殿院赴闕詩

六年戊辰年四十歲上書言朝政得失民閒利病宰相王曾見而偉之時晏殊在樞府薦一士爲館職曾論之曰公知范仲淹舍而他薦乎晏公遂以狀舉公其略云臣伏以先聖御朝羣才效用惟小大之畢力叶天人之統和凡有位於中朝願薦能於丹扆不虞進越用廣詢求臣伏見大理寺丞范仲淹爲學精勤屬文典雅略分吏局亦著清聲前曾任泰州興化縣興海堰之利昨因服制退處睢陽日於府學之中觀書肄業敦勸徒眾講習藝文不出戶庭獨守貧素儒者之行實有可稱云云欲望試其詞學獎以職名庶參多士之林允洽崇邱之詠是歲服除冬十月甲子以公爲祕閣校理晏丞相殊之薦也又文集有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述有南京書院題名記又奏乞王洙充南京講書狀

七年己巳年四十一歲按長編是年十一月癸亥冬至上率百官上皇太后壽於會慶殿乃御天安殿受朝公上疏言天子有事親之道無爲臣之理有南面之位無北面之儀若奉親於內以行家人禮可也今願與百官同

列虧君體損主威不可爲後世法疏入不報東坡志林云先君奉詔修太常因革禮求之故府朝正案牘具在考其始末無諫止之事而有已行之明驗質之於文忠公公曰范公實諫而卒不從墓碑誤也當以案牘爲正今按涑水記聞亦但云奏以爲不可而不言見從與否則蘇公所記疑若可信但諸書皆云冬至而蘇公獨云朝正則誤也晏公所薦公爲館職間之大懼召公詰以狂率邀名且將累朝薦者公正色抗言曰某緣屬公舉每懼不稱爲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公退又作書遺殊申理前奏不少屈殊卒媿謝焉又奏疏請皇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尋出爲河中府通判

八年庚午年四十二歲按長編上疏論職田不可罷其略曰眞宗初賜職田實遵古制蓋大賚於多士俾無蠹於生民無厭之徒或冒典憲由濫官之咎非職田之過若從而廢罷則吏困於廉收而均給則民受其弊天下幕職州縣官三班使臣俸祿微薄全藉職田濟贍其無職田處持廉之人例皆貧窶曩時士員尙少凡得一任必五六年方有交替到闕卽日差除復便請給當時條例未密士寡廉隅雖無職田自可優足今物貴與昔不同

替罷之後守選待闕動踰二年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復濁何以致化天下受弊必如臣言乞深加詳軫不以一時之論廢經遠之制天下幸甚上疏論士人寄貫開封府上疏論太后復辟其略云陛下擁扶聖躬聽斷大政日月持久今皇帝春秋已盛睿哲明聖握乾綱而歸坤紐非黃裳之吉象也豈若休慶壽於長樂卷收大權還上真主以享天下之養疏入不報是歲三月三司言方建太乙宮等處乞下陝西市材詔可公在河中府上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遠今復侈土木破民產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也宜罷修宮觀減定常歲市木之數蠲除積負以彰聖治夏四月轉殿中丞五月有上時相議制舉書六月十五日有與周駿推官書七月十二日有與歐靜書上疏言減郡邑以平差役其略云天下郡縣至密吏役至繁奪其農時遺彼地利是以邊廩或窘民財未豐臣觀漢光武朝併合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今欲去煩苛之役致富壽之俗當施此令以寬兆民如河中府倚郡二縣惟河東縣主戶四千不至逼遶河西縣主戶一千九百內八百餘戶屬鄉村本縣備差公吏三百四十人內一百九十五人於鄉村差到緣鄉村中等戶只有一百三十戶更於已下抽差是使堪役之家

無所休息以臣管見其河西縣宜併入河東及大名府縣分極多甚可省去或謂縣邑之中有權酷關征之利臣謂所廢之縣止可爲鎮而坊市仍舊所費吏役稍減農時不奪地利無遺民財可阜也有上資政晏侍郎書十二月與唐處士書邵氏聞見錄云富鄭公初游場屋穆修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公果禮部試下時太師公官耀州公西歸次陝范文正公遣人追公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亟還公復還見文正辭以未嘗爲此學文正曰已同諸公薦君矣久爲君闢一室皆大科文字可往就館時晏元獻公判南京公以大理寺丞丁憂權西監一日晏謂范曰吾一女及笄仗君爲我擇壻范曰監中有二舉子富皋張爲善皆有文行他日皆至卿輔並可壻也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修謹張疏俊晏曰唯卽取富皋爲壻後改名卽富公弼也爲善後亦更名方平云

按登科記大聖八年富弼中制科然按國史范文正公是時當在陳州薦舉求婚之事未詳

九年辛未年四十三歲春三月辛巳子純禮生公遷太常博士移通判陳州上疏乞將磨勘轉官恩澤移贈考妣其略曰臣自蒙恩改授京官到今七年不敢僥求磨勘今爲遷奉在邇未曾封贈父母竊念臣襁褓之中巳丁

何怙鞠養在母慈愛過人卹臣幼孤憫臣多病夜叩星象食斷葷血踰二十載至於其終又臣游學之初違離者久率嘗殞血幾至喪明而臣仕未及榮親已不逮旣育之恩則重罔極之報曾無今欲將磨勘轉官恩澤乞先移贈考妣所貴安厝之口得及追榮臣在壯年序進未晚伏望特降曲成之造用覃廣愛之風奏致仕分司官乞與折支全俸狀

明道元年壬申年四十四歲在宛邱聞京師多不關有司而署官賞者乃附驛奏疏甚懇至願以唐中宗朝上官婕妤賀婁氏賣墨敕斜封官爲戒又屢上疏言內降之風乞以遵路救災事迹頒諸州并付史館十二月奏請天下諸郡縣弓手七週年者聽歸農從之時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諫先是美人向氏於上前有侵皇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上自起救之誤批上頰上大怒內侍閤文應因與上謀廢后且勸上以爪痕示執政上乃示宰臣呂夷簡且告之故夷簡以前罷相故怨后而范諷方與夷簡相結乘閒言后九年無子當廢夷簡贊其言上意未決外人籍籍頗有聞者公因對極言不可且曰宜早息此議不可聞於外也居久之乃定議廢后夷簡先敕有司無得受臺諫章疏詔稱皇后以無子願入

道特封淨妃玉京沖妙仙師賜名清悟別居長寧宮臺
諫章疏果不得入公卽與中丞孔道輔率知諫院孫祖
德等詣垂拱殿門伏奏皇后不當廢願賜對以盡其言
守殿門者闔扉不爲通道輔撫銅環大呼曰皇后被廢
奈何不聽臺諫入言尋有詔宰相召臺諫諭以當廢狀
道輔等悉詣中書語夷簡曰人臣於帝后猶子事父母
也父母不和固宜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
自有故事道輔及公曰公不過引漢光武勸上耳是乃
光武失德何足法也自餘廢后皆前世昏君所爲上堯
舜之資而公願勸之效昏君所爲可乎夷簡不能答拱

弊引皇后爲戒

一年癸酉年四十五歲是年三月甲子太后崩帝始親政
裁抑僥倖中外大悅時公爲陳州通判太常博士四月
公被召赴闕除右司諫公初聞遺誥以楊太妃爲皇太
后參決國事亟上疏言太后母號也未嘗因保育而代
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
日無母后之助也時已刪去參決等語然太后之號訖
不改止罷其册命而已時太后旣崩言者多追斥垂簾
時事公言於上曰太后受遺先帝保佑聖躬十餘年矣
宜掩其小故以全其大德上大感悟五月降詔曰大行

皇太后保佑冲人十有二年恩勤至矣而言者罔識大體務詆訐一時之事非所以慰朕孝思也其垂簾日詔命中外毋輒以言行公之言也六月同審刑院大理寺詳定天下當配隸罪人刑名秋七月甲子以公同管句國子監是歲以江淮京東災傷公奏請遣使巡行未報公請閒日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今數路艱食安可置而不卹八月甲申遂命公安撫江淮所至開倉廩賑乏絕禁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飢民有食烏昧草者擷草進御請示六宮貴戚以戒侈心又陳救弊八事上嘉納之又薦知崇州吳遵路爲郡得古人

立曰諸君更自見上力陳之道輔與公等遂退將以明日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而夷簡卽奏臺諫伏閣請對非太平之美事遂詔出道輔知泰州公知睦州祖德等罰金詔諫官御史自今毋得相率請對於是御史楊偕請與道輔等俱貶御史郭勸復言廢后及不許請對之說爲非是河陽簽判富弼亦言朝廷一舉而二失縱不能復后宜還范仲淹以來言路疏入不報

景祐元年甲戌年四十六是歲春正月出守睦州有睦州謝上表及出守睦州詩赴桐廬淮上遇風三首出守桐廬道中十絕公在桐廬與晏尙書書略云罪有餘責尙

叨一麾敢不盡心以求疾苦二浙之俗躁而無剛豪者
 如虎示之以文弱者如鼠示之以仁吞奪之害稍稍而
 息乃延見諸生以博以約非某所能蓋師門之禮訓也
 又云郡之山川滿目奇勝且有章阮二從事俱富文能
 琴夙宵為會交迭唱和為郡之樂有如此者於君親之
 恩知己之賜宜何報焉在郡有蕭灑桐廬郡十絕新定
 感興五首游烏龍山寺詩桐廬郡齋書事一首依韻酬
 周駸太博同年詩建嚴先生祠堂復其子孫四家而奉
 祠焉以從事章岷往構堂召會稽僧悅躬圖其像於堂自為文以記之與邵鍊先生求篆額又圖
 唐處士方干像於堂之東壁泊移守姑蘇道出嚴祠下見東嶽絕壁白雲徐生云

方干處士之舊隱遂訪焉其家子孫尚多而服有楷者
 新策名佈歸因畱二十八言又圖處士像公嚴堂之東壁楷請列夏六月壬申徙蘇州蘇為公鄉地濱震澤
 田多水患募游手疏五河導積水入海有呂相公并
 呈中丞諮目言水利事秋八月徙明州轉運使上言公
 治水有緒願畱以畢其役九月詔復知蘇州有與曹都
 官書與孫明復書略云某至新定江山清絕自謂得計
 及疎姑蘇卻修人事斯亦勞矣今在海上部役開決積
 水俟寒而罷之足下未嘗游浙或能枉駕與吳中講貫
 經籍教育人材是亦先生之為政買山之圖其在申矣
 以來者眾未易他謀也與晏尚書書云某自睦改蘇首

捧鈞翰屬董役海上至還郡中災困之氓其室十萬疾苦紛沓夙夜營救智小謀大厥心惶惶久而未濟在郡有蘇州十詠用韻謝晏尚書近著示及詩又有奉酬晏尚書見寄詩天平山白雲泉詩題常熟頂山上方院僧

居詩

二年乙亥年四十七歲是年公在蘇州奏請立郡學先是公得南園之地既卜築而將居焉陰陽家謂當踵生公卿公曰吾家有其貴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於此貴將無已焉遂即地建學既成或以為太廣公曰吾恐異時慮其隘耳今學明倫堂東西有公手栽樹二株郡縣各建一石坊樹下題曰范文正公手植元

祐四年公之子純禮出自奉常制置江淮六路漕事持節過鄉郡即學拜公像規學之倣復請於朝新而廣之吳學至今甲於東南冬十月除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有謝表見文集召還判國子監時朝廷更定雅樂詔求知音公薦白衣胡瑗對崇政殿授校書郎公進除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公自還朝論事益急宰相陰使人諷公待制侍臣非口舌任也公曰論思正侍臣事余敢不勉宰相知不可誘乃命知開封府欲撓以繁劇使不暇他議亦幸其有失即罷去公決事如神京邑肅然稱治都下謠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

文十二月郭皇后暴薨中外疑內侍閹文應置毒公劾奏其事卽不食悉以家事屬其長子曰吾不勝必死之上率聽其言竄文應嶺南尋死於道

三年丙申年四十八歲春正月公上太宗尹京日所判案牘遂命崇政殿說書賈昌期王宗道同編次三月應制賞花釣魚詩夏五月戊寅朔公論建都事其略謂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西洛帝王之宅絕無儲備宜以將有朝陵爲名漸營廩食陝西有餘可運而下東路有餘可運而上數年之間庶幾有備太平則居東京通濟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居西洛險固之宅以守中原陛下內惟修德使天下不聞其過外亦設險使四彝不敢生心此長世之策也上嘗以遷都事訪諸夷簡夷簡謂公迂闊務名無實公聞之上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尙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指時政又爲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某爲超遷某爲左遷如是爲公如是爲私意在丞相又言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王莽之亂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以大爲小以易爲難以未成爲已成以急務爲閒務者不可不蚤辯夷簡大怒以公語辯於上前且訴公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公亦交章辯

折辭益切遂罷黜落職知饒州時朝士畏宰相無敢過
公者獨龍圖閣直學士李絃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餞飲
之時質以病在告扶病祖宴都門獨留語綵夕大臣謂
之曰子有疾可辭何爲自陷朋黨質曰范公天下賢者
質何敢忘之若得爲其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爲之
縮頸公既貶諫官御史莫敢言祕書丞集賢校理余靖
上言謂公所言事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猶以合典禮
故加僇癸今坐刺譏大臣重加譴詢倘其言未協聖慮
在陛下聽不聽耳安可以爲罪乎陛下自尊政以來三
逐言事者恐非太平之政也請速改前命靖遂落職監

均州酒稅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尹洙言臣常以范仲淹

直諫不回義兼師友自其被罪朝中多云臣亦被薦論

范某旣以朋黨得罪臣固當從坐況余靖素與范某分

疏猶以朋黨此原空分註二十洙爲崇信軍節度掌書

記監鄂州酒稅館閣校勘歐陽修移書責右司諫高若

訥曰范希文平生剛好學通古今班行中無與比者

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

下旣不能爲辯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詆

之以爲當黜是可怪也今皇帝卽位以來進用諫臣容

納言論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

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修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不忍便絕足下而以不賢者責若猶以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攜此書於朝使正其罪而誅之亦諫臣之一效也若訥得書忿乃言范某貶職之後臣諸處察訪端由參驗所聞與敕胸中意頗同固不敢妄有營救今歐陽修移書詆臣言范某平生剛直好學通古今班行中無與比者責臣不能辯其非辜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及謂臣不復知人閒有羞恥事仍言今日天子與宰臣以迂意逐賢人責臣不言臣謂賢臣者國家恃以爲治也若陛下以迂意逐之臣合諫宰相以迂意逐之臣合爭臣愚以范某頃以論事切直亟加遷用今茲狂言自取譴辱豈得謂之非辜恐中外聞之謂天子以迂意逐賢人所損不細請令有司召修戒諭修坐罪貶爲夷陵令西京畱守推官仙游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傳於時四賢指公靖洙修不肖指若訥也是時契丹使至密市以歸張中庸使北過幽州見燕山館中已有

書永叔書於壁者秋八月饒州有謝上表略曰守土非輕報天無所臣出自猷畝階於搢紳驟陞天閣之游親委王畿之政至孤難立屢請弗諧眷寵旣渥補報宜異必將危墜猶或建明情雖匪他罪實由已然而有犯無隱惟上則知許國忘家亦臣自信此時爲郡陳優優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蹇匪躬之節公又遷建饒之郡學饒之山水大率秀拔公識其形勝曰妙果院一塔高峙當城之東南屹起千餘尺城之下枕瞰數湖水脈連秀於是名之曰文筆峯硯池學旣建而生徒浸盛由公遷指學基而興建也且曰二十歲後當有魁天下者逮治平乙巳彭汝礪果第一人及第公沈幾遠識如此有題芝山院詩云偶臨西閣坐五老夕陽關之句五老峯有亭饒人踏青而至必曰范公五老亭又饒有九賢堂自開寶迄紹聖郡守六十八人而在九賢之序者公一人而已饒人爲立祠頒春堂天慶觀州學之講堂凡三所由景祐距此六十載牲牢日盛凡禱晴雨及州官之到罷皆致禮焉講堂每上丁具禮祝有滕公夫人刁氏墓誌銘有靈鳥賦和謝希深學士見寄詩在郡有依韻酬黃灝秀才詩鄱陽酬泉州曹使君見寄詩郡齋卽事詩云三出專城鬢似絲蓋公先歷睦蘇二郡也

四年丁丑年四十九歲十二月壬辰公徙知潤州上諭執政令移近地故也先是京師地震直史館葉清臣上疏因言公與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咋舌不敢議朝政者行將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詳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鑒而善應來集也書奏數日公等皆得近徙公既徙潤州讒者恐其復用遽誣以事語入上怒或命置之嶺南參政陳琳辯其不然公訖得免自公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公者皆指爲黨人琳獨爲上開說上意解乃已有潤州謝上表移丹陽郡先游茅山詩京口卽事詩滕子京魏介之二同年相訪丹陽

郡詩

寶元元年戊寅年五十歲春正月十三日赴潤州道由彭澤謁狄梁公廟慨慕名節爲之作記立碑至郡謁甘露寺李衛公祠以其湫隘遷於南樓并以本傳刻之祠下與李泰伯書云今潤州初建郡學可能屈節教授又慮遠來難爲將家蘇州掌學胡瑗祕閣校理見明堂圖亦甚奉仰或能挈家必有經書請先示音爲幸與胡安定屯田書略云近改丹徒併獲雅問豈君之心不易改棄而然則某念入朝以來思報人主言事太急貶放非一然僕觀大過之象患守常經九四以陽處陰越位救時

則王室有棟隆之吉九三以陽處陽固位安時則天下有棟撓之凶非如良止之時思不出位者也吾儒之職去先王之經則茫乎無從矣又豈暇學人之巧失其故步但惟精惟一死生以之冬十一月徙知越州按公文集有刻唐祖先生墓誌於賀監祠堂序題曰寶元元年知越州范某序係元年知越州長編卻稱二年三月丁未當是冬元昊僭號元昊性兇鷙猜忌通漢文字嘗諫父德明母臣中國德明日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聖宋天子恩不可負也元昊曰英雄之生當霸王耳何錦綺為明道元年德明死朝廷遂命元昊襲父爵元昊雖嘗

奉貢然居國中益僭侈景祐元年春始寇邊犯府州秋七月又寇環慶因下詔約束之元昊既悉有夏銀綬靜宥靈鹽會勝甘涼瓜肅之地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為固始大補偽官創十六司以統眾務又置十八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眾總十五萬又選豪族善弓馬三千人迭直為號六班直至是用其黨楊守素之謀築壇受册僭號始受英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改天授禮法延祚元年點兵蓬子山遣使奉表來告僭號納旌節敕告鄆州通判富弼請斬其使尋詔削元昊官除屬籍絕互市勝沿邊有能擒元昊除定難節度使

寶元二年己卯公年五十一歲在越有諸暨道中詩越上
聞子規詩春二月有兵部侍郎胡公墓誌銘有贈兵部
尚書田公墓誌銘有題翠峯院詩有與李泰伯書其略
云此地比丹陽又似閒暇可以卜居請一來講說因而
圖之誠眾望也兒子在蘇州今年欲行鄉飲酒俟先生
講求也公在越有清白堂記六月有祭胡侍郎文又有
祭蔡侍郎文

康定元年庚辰五十二歲春二月有胡公夫人陳氏墓誌
銘節度掌書記沈君墓誌銘三月公復天章閣待制知
永興軍用陝西安撫使韓琦之言也未至永興又改陝
西都轉運使五月甲戌西方用兵公上疏言守邊城實
關中之計近邊城砦有五七分之備而關中之備無二
三分者吳賊深入乘關中之虛或東阻潼關隔兩川貢
賦則朝廷不得安枕矣爲今之計莫若且嚴戒邊城使
持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
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旣不得大戰又不能深入
二三年閒彼自困弱此上策也又聞邊臣多請五路入
討臣恐未可輕舉太宗朝以宿將精兵而西討艱難終
未收復況今承平歲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
臣謂國之安危未可知也惟陛下緩而圖之七月己卯

公除龍圖閣直學士與韓琦並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
同管句都部署司事初公與呂夷簡有隙及議加職夷
簡請超遷之上悅以夷簡爲長者旣而公入謝上諭公
使釋前憾公頓首曰臣向所論蓋國事於夷簡何憾也
八月庚戌兼知延州有延州謝上表先是詔分邊兵部
署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有寇則官卑
者先出公曰不量賊眾寡而出戰以官爲先後取敗之
道也乃分州兵爲六將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眾寡
使更出禦賊賊不敢犯旣而諸路皆取法焉賊相戒曰
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

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也是歲橫渠先生張載來
謁勸讀中庸呂與叔作橫渠先生行狀云康定用兵時
先生方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
知其遠器欲成就之反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
兵因勸讀中庸卽是年也築青澗城復承平永平廢砦
神道碑云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
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屬羌歸業者數萬戶牒
世衡等無牛具者官與量借糧收買缺有舉張問孫明
乏糧食者計戶口數目量支借貸祿粟
復狀乞修京城二劄子

慶曆元年辛巳年五十三歲朝命以正月出兵討元昊公

上疏其略云正月起兵塞外雨雪大寒暴露僵仆我師可憂萬一有失噬臍何及春深漸暖方賊馬瘦人飢其勢易制此得天時之便又可以擾其耕作且元昊謂國家太平忘戰邊城無備是以桀驁今邊鄙漸飭賊至則爭願許臣稍以恩信示之或可招納不然臣恐情意阻絕偃兵無期若用臣等歲月無效徐圖舉兵先取綏宥據其要害屯兵營田爲持久之計則橫山人戶挈族來歸拓疆禦寇莫此之利上用其議於是公固守鄜延有答趙元昊書是年元昊遣塞門寨主高延慶還延州令見公約和公不聞之朝廷乃自爲書遺元昊諭以禍福

二月元昊寇渭州始朝廷旣從陝西都部署司所上攻守策經略安撫判官尹洙以正月丙子至延州與公謀出兵越三日公徐言已得旨聽兵勿出洙留延州幾兩旬公堅持不可辛丑洙還至慶州乃知任福等敗績賊侵劉璠堡未退因遣權環慶路都監劉政將銳卒數千來援未至賊引去夏竦尋劾奏洙擅發兵降通判濠州始韓周等持公書入西界逆者禮意殊善行兩日聞山外諸將敗亡周等抵夏州畱四十餘日元昊俾其親信野利旺榮爲書報公別遣使與周俱還且言不敢以聞元卒書辭益慢公對使者焚其書而潛錄副本以聞書

凡二十六紙其不可以聞者二十紙公悉焚之餘又略刪改書既達大臣皆謂公不當輒與元昊通書又不當輒焚其報宋庠因言於上謂公可斬杜衍謂公本志蓋忠朝廷欲招納叛羌爾何可深罪夷簡亦徐助衍言知諫院孫沔又上疏爲公辯上悟乃薄其責夏四月癸未公以陝西經略副使兼知延州龍圖閣直學士戶部郎中降爲戶部員外郎知耀州職如故有謝降官知耀州表及耀州謝上表五月壬申公徙知慶州兼管句環慶路都部署司事初元昊反陰誘屬羌爲助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與賊爲鄉導後雖首露猶懷去就公至部卽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立條約明賞罰諸羌受命悅服始爲漢用九月辛酉公復戶部郎中十月公以龍圖閣直學士戶部郎中管句環慶路部署司事兼知慶州爲左司郎中是月梁適自陝西還公附奏攻守二議是歲有舉滑州節度判官歐陽修充經略安撫司掌書記狀又舉天雄軍通判張方平充經略安撫司掌書記狀是歲築大順城神道碑云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又城細腰胡盧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又曰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將不知所嚮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所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

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三萬騎來爭公戒諸將戰而敗走者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服公爲不可及有兵部尙書蔡公墓誌銘太常少卿賈公墓誌銘舉邱良孫應制科狀

二年壬午年五十四歲三月癸丑公請給樞密院空名宣及宣徽院頭子各百道以備賞功從之巡邊至環州州屬羌陰連賊爲患邊上公謂种世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堅固乃奏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詔從其請四月癸亥除鄜州管內觀察使辭不受其讓表略云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胡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老子今改觀察使則與諸族首領名號相亂恐爲賊所輕且無功不應更增厚祿辭甚切表三上乃命復爲龍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有謝守舊官表傳宣候將來邊事稍寧詔卿用在兩地非出擬議亦非臣僚奏舉特出朕意宣諭卿知兼令密舉臣僚代邊任奏聞先差入內內侍省高班陳舜封至傳宣又差入內西頭供奉官麥知微至傳宣旨撫問賜鳳茶一合有上呂相公三書十月辛亥以公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鄜延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有讓表元昊寇邊葛懷敏戰死賊

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公自將兵由邠涇援之知賊已出塞乃還上始聞定川事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慮矣奏至上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亟加職進官公以西帥久無功密疏乞賜貶降以謝邊陲辭不受命不聽十一月復置陝西四路都部署經略安撫兼沿邊招討使命公及韓琦龐籍分領之公與琦開府涇州而徙文彥博帥秦鞏宗諒帥慶皆從公之請也十二月壬戌詔韓琦范仲淹龐籍已帶四路都招討使其諸路招討使副並罷從知慶州滕宗諒請也有舉滕宗諒狀是歲有書環州馬嶺鎮夫子廟碑陰乃正月書也

三年未年五十五歲正月辛卯詔陝西沿邊招討使韓琦范仲淹龐籍凡軍期申覆不及皆便宜從事用安撫使王堯臣議也上親擢公與富韓諸賢而黜夏竦國子監直講石介作慶曆聖德詩以美之指夏竦爲大姦公聞之不樂蓋恐其召禍於後日也二月乙卯公與韓琦上疏言元昊如大言過望爲不改僭號之請則有不可許者三如卑詞厚禮從兀卒之稱亦有大可防者三神道碑云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者召之臥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

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
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按名臣傳曰公與
韓琦叶謀必欲修復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謠曰軍中有
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元昊大懼遂稱臣四月甲辰公與韓琦並除樞密副使
皆以西事未寧凡五辭不許而後就道有除樞密副使
召赴闕陝讓五表有與朱校理書云十六日被旨赴闕
至二十五日與韓公同上五章爲邊事未寧防秋在近
乞且畱任必得俞允入則功遠而未濟後有邊患咎歸
何人軍民億萬生死一戰得爲小事耶諫官歐陽修言

公與韓琦久在陝西備諳邊事才識不類常人宜時御
便殿訪問使其盡陳西邊事宜合如何措置是歲自春
至夏不雨上言六事其略云臣親聞德音謂屢有災異
當修德以及民并詔臣等謹省刑法此實見聖人憂畏
之心合於天意今條奏數事一降詔罪已二遣使決獄
三詔州縣賑卹四存養陣亡之家五邊民被寇敵驅擄
者量支官物贖還六已該赦除放欠負官司不得催理
諫官歐陽修余靖蔡襄咸言公有宰輔才不宜局在兵
府願罷王舉正以公代之舉正亦自求罷上從其請六
月丁丑除參知政事固辭不拜甲申以公爲陝西宣撫

使公既辭參政願與韓琦迭出行邊上因付以西事而
 公又言河東亦當為備任師中常守并州上即命使河
 東兩人留京師第先移文兩路公又請近臣同使每事
 議而後行詔命田况為副使按公尺牘載與中舍家書
 略云某近蒙恩擢貳樞府此蓋祖宗之慶下及家世榮
 讓不允今月二日已簽署旬當至十二日蒙恩改參大
 政尋面陳利害已得旨依讓且在西府相次必出巡邊
 諸骨肉各安吉互相戒約勿煩州縣如輒興詞訟必奏
 乞深行請指揮兒姪知委八月丁未公自樞密副使右
 諫議大夫復除參知政事知諫院蔡襄言已差公宣撫

陝西又除參政未有巡邊之日切以西賊遣使入朝其
 言驕慢必無可從之理原其狡心本無欲和之意朝廷
 既罷遣之其勢必須用兵邊將雖多莫如朝廷輟柄臣
 以臨之又謂柄臣之中莫如公自行望於西人未行之
 前早遣巡邊無使後時以失大計先是公與任師中分
 路宣撫踰月皆未行韓琦言賊恐乘忿盜邊當速遣某
 河東臣方壯年可備奔走師中宿舊大臣毋勞往乃詔
 琦宣撫陝西師中卒不行九月庚辰命同修中書時政
 記有述實諫議錄祭石曼卿學士文祭吳龍圖文上擢
 任公與韓琦富弼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數合條奏當

世之務公語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先後且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能也上再賜手詔督促曰比以中外人望不次用卿等今琦暫往陝西仲淹弼與宰臣章得象盡心國事毋或有所顧避其當世急務有可建明者悉爲朕陳之既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劄使疏於前公與弼皆惶恐避席退而列奏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官長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減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上方信嚮公等悉用公說當著爲令者皆以諸事畫一次第頒下獨府兵輔臣共以爲不可而止十月丙午

詔中外有陳敘勞績或訴雪罪狀中書批送有司者謂之送殺更不施行自宜令主判官詳其可行者別奏聽裁行公之奏也是歲劫盜張海橫行數路剽劫淮南將過高郵知軍姚仲約度不能禦諭富民出金帛牛酒使人迎勞盜悅徑去不爲暴事聞朝廷大怒樞副富弼議欲誅仲約公時爲參政欲宥之爭於上前弼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不能守而使民贖錢遺之法所當誅也聞高郵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釋也公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又賂之此法所當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

恐非法意也小民之情釀出錢物而得免於殺掠或喜之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上釋然從之仲約由此免死既而惻愍甚謂公曰方今患法不舉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眾公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惻終不以爲然其後兩人不安於朝相繼出使惻還自河北及國門不許入未測上意比夜彷徨不能寐遶牀歎曰范六丈聖人也又遺事亦載此事但云淮南盜王倫與此不同又

載公與富公爭於上前之語曰寇至無備若守臣死之則民盡塗炭今吏雖不死節而民之完者數萬家誠國家實事所存不細乃與有備而縱賊者例行誅罰恐非陛下窻失不經之意退至政事堂昌言曰朝廷異時以四方無事不肯爲郡縣設備吏敢以治城隍閱兵卒爲請者以狂妄坐之一旦事生不虞吾輩不自引咎專以死責外臣誠有愧於青史也按言行錄載遺事曰公爲參政與韓富二樞並命銳意天下之事患諸路監司不才更用杜杞張溫之輩公取班簿視不才監司每見一人姓名一筆勾之以次更易富公素以丈事公請公曰

范六丈公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爲罷之

四年甲申年五十六歲四月上與執政論及朋黨事公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爲一黨不可禁也在聖上鑒辯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爲善其於國家何害五月壬戌朔公與韓琦對於崇政殿上四策一曰和二曰守三曰戰四曰備請朝廷力行七事一密爲經略二再議兵屯三專於遣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密定討伐之謀是日公與琦指陳於上前數刻乃罷六月公與琦又奏陝西八事河北五事已而公又奏今防秋事近願賜罷臣參政知邊上一郡帶安撫之名足以照管邊事乞更不帶招討都部署職任遂以公爲陝西河東宣撫使先是公嘗言契丹元昊事可疑者六可憂者三始公以忤呂夷簡放逐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爲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公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屬望公以感激眷遇以天下爲己任遂與富弼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規模闊大論者以爲難行及按察使多所舉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浸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然公與

弼等所議不變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以伊周之事夏
竦怨介斥己又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
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
飛語上聞上雖不信而公與弼恐懼不敢自安於朝皆
請出按西北邊未許適有邊奏公因固請行乃有是命
初公之出也過鄭州固見呂夷簡問何事遽出公對以
暫往經撫兩路事畢卽還夷簡曰君此行正蹈危機豈
復再入又龍川志云范公以參知政事出使呂公已老
居鄆范公往見之呂公欣然相與語終日問曰何爲亟
去朝廷范公言欲經制西事耳呂公曰經制西事莫如
在朝廷之爲便范公爲之愕然公遂去自公出使讒者
益深而王益柔者亦公所薦王拱辰因其作傲歌事劾
奏之力言其罪當誅蓋欲因益柔以累公也時賈昌朝
陰主拱辰等議及輔臣進白琦獨言益柔少年狂語何
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國休戚置此不言而
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爲傲歌事可見也上
悟乃寬之夏六月有上呂相公書八月辛卯命公領刑
法事賈昌朝頒天下農田有利害其悉條上之初公援
唐故事請以輔臣分總其務雖嘗降敕然其後弗果行
有上呂相公書冬十月丙申命公提舉三館祕閣寫書

籍上疏乞罷政事知邠州詔不許十一月四日又有上
呂相公書有舉許渤簽署陝府判官事狀十二月公議
築古細腰城檄知環州种世衡與知原州蔣偕共幹其
事又檄偕築大蠱堡是歲有陳乞邠州狀十二月有祭
呂相公文祭陳相公文有舉張伯玉應制科狀

五年乙酉年五十七歲正月乙酉公自右諫議大夫參知
政事除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緣邊安撫使
可賜推誠保德功臣有謝授邠州表邠州謝上表有祭
韓少傅文二月癸卯公請以新建細腰城隸原州從之
有邠州建學記有論復併縣劄子閏五月有祭環州种

染院文八月有祭陝府王待制文自公與韓琦出使讒
者益甚兩人在朝所施爲亦稍沮止獨杜衍左右之上
頗惑焉公愈不自安因奏乞罷政事上欲聽其請章得
象謂公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恐天下謂陛下輕黜賢
臣不若且賜不允若卽有謝表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
也上從之公果捧表謝上愈信得象言於是富弼自河
北還將及國門右正言錢明逸希得象等意言弼過又
言公去年受命宣撫河東陝西聞有詔戒勵朋黨心懼
彰露稱疾乞醫纔見朝廷別無行遣遂拜章乞罷政事
知邠州欲固已位以弭人言欺詐之迹甚明乞早廢黜

以安天下之心使姦詐不敢效尤忠實得以自立明逸
疏奏卽降詔罷公及弼并鎖學士院草制罷衍十一月
詔以邊事寧息盜賊衰止罷公陝西四路安撫使并罷
富弼安撫其實讒者謂石介謀亂弼將舉一路兵應之
故也公先引疾求解邊任遂改知鄧州有陳乞鄧州表
是月乙未轉給事中資政殿學士知鄧州謝轉給事中
知鄧州表鄧州謝上表

六年丙戌年五十八歲秋七月丙戌子純粹生公在鄧是
年鄧人賈內翰黯以狀元及第歸鄉謁公願受教公曰
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內翰不忘其言
每語人曰吾得於范文正者平生用之不盡也二月有
祭謝希深舍人文九月十五日作岳陽樓記中有先天
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句蓋公平日允蹈之
言也有依韻酬答邠州通判王稷詩依韻酬太傅張相
公見贈詩依韻酬李光化見寄詩依韻答王源政憶百
花洲詩中元夜百花洲詩覽秀亭詩答提刑張太博嘗
新醞詩喜雪詩資政殿學士諡忠獻范公雍墓誌銘依
韻和安陸孫司諫詩送河東提刑張太博詩种世衡墓
誌銘

七年丁亥年五十九歲公在鄧二月有祭龍圖楊給事中

又有祭尹師魯舍人文按尺牘載與韓魏公書略云師魯去赴均州時已覺疾作至均寢食或進或退僅百餘日得提刑司文字昇疾來鄧以存歿見託至五日而啓手足苦痛苦痛至終不亂初相見時卻日著灸不談後事疾勢漸危遂中夜諧驛看他告伊云足下平生節行用心待與韓公歐陽公各做文字垂於不朽他舉手叩頭又告伊云待與諸公分俸贍家不令失所他舉手云渭州有二兒子卽就枕更不語來日與趙學士看他云夜來示諭並記得已相別矣顧家人云我自了當不復管汝略無憂戚又兩日猶能扶行忽索灌漱訖憑案而

化眾人無不悲泣無不欽服其明也別趙學士云不怛化別韓侂云少年樹德別賈狀元云亦無鬼神亦無煩惱尋常於兒女多愛不謂能了了如此又云已去安州蘇之翰處作行狀待送永叔作墓誌某不敢作恐知當年事不備故也卻待作文集序明公可與他作墓表也十一月有祭故相太傅李侍中文有乞召還王洙及就遷職伊事劄子

八年戊子年六十歲春正月丙寅徙知荆南府鄧人愛之遮使者請畱公亦願畱從其請也有謝依舊知鄧州表公守鄧凡三歲求知杭州二月有十六羅漢因果識見

領序

皇祐元年己丑年六十一歲正月乙卯公知杭州有杭州
謝上表公守杭日林逋隱孤山公過其廬贈詩曰巢山
不願仕堯舜豈遺人風俗因君厚文章到老醇其激賞
如此與人約訪林處士阻雨見寄詩和沈書記同訪林
處士詩時孫甫爲兩浙轉運公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孫
曰范公貴人也吾屈於此不得不伸於彼由是一切繩
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遇之無倦色公遇范公不
少下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按文集天竺山日觀公師
塔記云皇祐元年余至錢塘正月帝御便殿訪近臣以

備禦之策權三司使某清臣言詔問輔弼之能今爲社
稷之固者莫如公又謂公深練軍政公在杭有過餘杭
白塔寺詩西湖筵上贈胡侍郎詩和僧湖居五絕和運
使舍人觀潮二首和蘇州蔣密學詩并謝賜鳳茶表和
蘇之翰對雪詩和并州鄭宣徽見寄二首秋七月癸卯
除尙書禮部侍郎舉張昇自代云伏見工部郎中集賢
殿修撰知潤州張昇蒞仕以來清介自立精思劇論有
憂天下之心純誠直道無讓古人之節朝野推服臣所
不如乞回臣所授以允公論十月庚申朔有祭葉翰林
文置義莊於蘇州按言行錄云公在杭子弟以公有退

志乘閒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為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治第樹園圃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湖鄉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誰獨障吾游者豈必有諸己而後為樂耶俸賜之餘宜頒卹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為慮又按程氏遺書云橫渠張先生言有欲為公買綠野堂公不肯曰在唐如管公者誰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寧使耕壤及他人有之己則不可取也

一年庚寅年六十二歲春有段君墓表兵部員外郎王君

墓表公在杭轉尙書戶部侍郎依前職任有謝表按沈存中筆談云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殍殣載路是時公領浙西發粟募民存餉為術甚備吳民喜競渡好為佛事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諸寺主首諭以饑歲工價至賤可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倉廩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公乃自條敘所以宴游興造皆欲以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毋慮數萬人流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

徙皆公之惠也歲饑發司農之粟募民興利近歲遂著
爲令旣已恤饑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澤也八
月建昌軍草澤李覲撰明堂圖議公奏之授試太學助
教覲能研精經訓會同大義按而視之可以興制今朝
廷行此盛禮千載一辰斯人之學上契聖作謹具錄以
進庶討論之際有所補助詔送兩制看詳稱其學業優
博有舉李宗易向約堪任清要狀有乞召杜衍等備明
堂老更表進故朱宗所撰春秋文字狀冬十一月有兄
中舍墓銘

三年辛卯年六十三歲是歲公以戶部侍郎知青州充淄

濰等州安撫使有青州謝上表正月八日有續家譜序
按尺牘載與韓魏公書云某上己日乃至青社繼富公
之後庶事有倫守之弗墜但歲饑物貴河朔流民尙在
村落因須救濟又按言行錄載東齋記事云公鎮青社
會河朔艱食青之輿賦博州置納場青民大患輦置之
苦公戒民納價每斗三錢納鈔與之以書與博守遣官
輓金詣博坐倉以倍價招之齎巨觴數道介其境則張
之且戒曰郡不假廩寄僧舍可也至則貿者山積不五
日遂足而博斛亦衍解金尙餘數千緡按等差給還之
青民因立像祀焉有舉彭乘自代狀舉張諷李厚充青

州職官狀正月有祭杜待制文三月有太子中舍上官君墓銘有陳乞頴亳一郡狀冬十有一月戊申有寫黃素伯夷頌寄京西轉運蘇才翁文潞公杜祁公富鄭公等一時名人題跋上書言古者內置大夫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外置岳牧方伯刺史觀察使採訪使統領諸侯守宰以分理之今轉運按察使古之岳牧方伯知州知縣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與陛下共理天下者爲守宰最要耳比年以來不知擇選一切以例除之以一縣觀一州一州觀一路一路觀天下率皆如此其閒縱有良吏百無一二使天下賦稅不得均獄訟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盜賊不得除民旣無告訴必生愁怨救之之術莫若守宰得人若守宰政舉則天下自無事矣

四年壬辰年六十酉春正月戊午徙知潁州夏五月二十日至徐州薨先是公在青未盈歲以疾徙知潁州詔自青州徙行於徐州有遺表歷官推誠保德功臣資政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尙書戶部侍郎護軍汝南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贈兵部尙書諡文正彙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追封楚國公十二月壬申葬於河南洛陽縣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初公病上嘗遣使賜藥存問旣卒嗟悼者久之輟朝一日以其遺表

無所請遣使就問其家所欲既葬上親篆其碑曰褒賢之碑敕賜西京褒賢顯忠禪寺蘇州天平山白雲禪寺永公香火賜忠烈廟額為政忠厚所至有恩延慶二州之民與羌屬皆畫像立生祠及其卒也羌酋人數百為舉哀佛寺哭之如父三日而去

宣和五年慶帥宇文虛中奏請賜忠烈廟額慶陽平江府凡一十九處成都府學以上並有公祠朝旨所在監司郡守學官歲時詣祭祀

欽宗皇帝靖康元年丙午二月壬寅詔褒贈近世名臣故任資政殿學士贈太師追封楚國公諡文正范某可特

追封魏國公

同追八季三少福州
正誼堂藏書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葉大迺鐸人覆校

侯官林鳴韶虞卿覆校

閩縣林星賡礪臣覆校

范文正公文集卷之六終

范文正公文集卷之六

三

正誼堂

同治乙未年

吳官廳 文書局藏

范文正公文集卷之七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全校

附錄

言行拾遺事錄

公丁母憂寓居南都晏丞相殊請掌府學公常宿學中訓
督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
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詢之見有先寢者詰之其人給云適
疲倦暫就枕耳間未寢之時觀何書其人妄對則取書問
之不能對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為之欲知其難
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準以為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

范文正公文集卷之七

正誼堂

轉宋人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公遣子堯夫到姑蘇般麥五百斛堯夫時尙少既還舟次
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如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
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謀者堯夫以所載舟麥付之單騎
自長蘆捷徑而歸到家拜起侍立久之文正曰東吳見故
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
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公以朱氏長育有恩常思厚報之及貴用南郊所加恩乞
贈朱氏父太常博士暨朱氏諸兄弟皆公爲葬之歲別爲
饗祭朱氏子弟以公蔭得補官者三人

公既貴常以儉約率家人且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
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
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又已蚤世吾所恨者忍令若曹享
富貴之樂也

公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爲帷幔公聞之不悅曰
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歸
吾家當火於庭

公遇夜就寢卽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果
自奉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
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

公自政府出歸焚黃按外庫惟有絹三千匹合掌吏錄親戚及閭里知舊自大及小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爲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
公與南都朱某相善朱且病公視之謂公曰某常遇異人得變水銀爲白金術吾子幼不足傳今以傳君遂以其方并藥贈公公不納強之乃受未嘗啓封後其子察長公教之義均子弟及察登第乃以所封藥并其術還之

公以晏元獻薦入館終身以門生事之後雖名位相亞亦不敢少變慶厯末晏公守宛邱文正過南陽道過特留歡飲數日其書題門狀猶稱門生將別投詩云曾入黃扉陪

國論卻來絳帳受師資之句聞者皆歎服

公守饒州日有書生甚貧自言平生未嘗一飽時盛行歐陽率更書爲福寺碑墨本直千錢爲具紙墨打千本使售於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時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東坡作窮措大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向使不擊碎諸生享用其有窮乎於此益知吉慶避者非吉慶避之其福德淺薄自不能與吉慶會也讚曰淑慝以類吉凶在人譬如儀鳳不棲棘荆虺蜴之窟豈產珠珍冰雪凝沍寒谷不春一氣所感當識其因韓魏公客有郭注者行年五十未有室家公以侍兒與之未及門而注

死

公爲吏部員外郎出守時及官歷二府以至於薨凡十年
不增一人未嘗易也

公言幕府賓客可爲己師者乃辟之雖朋友亦不可辟蓋
爲我敬之爲師則心懷尊奉每事取法於我有益耳

公守越戶曹孫居中卒子幼家貧公助之俸錢百緡治巨
舟差老衙校送歸作一絕句戒其吏曰關津但以吾詩示
之詩云十日相將泛巨川來時暖熱去淒然關津若要知
名姓此是孤兒寡婦船

公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衰經數人乃
營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州將出殯
近郊賄斂棺槨皆未具憮然卽徹宴席厚賜給之使畢其
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

公守杭州蘇鱗爲屬縣巡檢城中兵官往往獲薦書獨鱗
在外邑未見收錄因公事入府獻詩曰近水樓臺先得月
向陽花木易逢春

公過淮境遇風賦詩云一櫂危於葉傍觀亦損神他時在
平地無忽險中人雖弄翰戲語卒然而作其濟險固得之
心未嘗忘也

公守桐廬郡始於釣臺建嚴先生祠自爲記以示南豐李

泰伯泰伯讀之三歎起而言曰某妄意輒改易一字公覆然扣之曰雲山江水之語於義甚大於詞甚博而德字承之乃似碌碌擬換作風字如何公凝坐領首殆欲下拜

公守饒州創慶朔堂既去以詩寄魏介曰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長有別離恨只託春風管幹來舊州治有石刻

公與韓魏公爲經略安撫招討副使約公進兵公已當自謹守以觀其變未可輕兵深入尹洙歎曰公於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敗於度外今公乃區區過慎此所以不及韓公也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

而乃置於度外某未見其可魏公舉兵入界次好水川全師陷沒魏公遽還至半途陣亡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魂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汝魂識能從招討歸乎哀慟聲動天地魏公悲憤掩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公聞而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

公尹京日有內侍怙勢作威傾動中外公抗疏列其罪疏上家所藏書有言兵者悉焚之仍戒其子曰我上疏言斥君側小人必得罪以死我既死汝輩勿復仕宦但於墳側教授爲業疏奏嘉納其言罷黜內侍公知慶州兼經略招

討使未幾賊兵三萬叩城公麾兵血戰賊奔西北遂戒諸將無追奔既而果有伏兵又奪爲大順城久之世衡不利於定川公晝夜爲領兵援初關輔人心搖動及見公耀兵號令嚴兵威震戎落人心遂安相賀曰邊上自有龍圖公爲長城吾屬何憂

公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人多矣無有節行者公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耳若以此意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

公言息盜賊誅奸雄浩然無憂乃所以爲身謀若未能如是雖州里不可保七尺之軀無所容於天地之間矣

公在慶曆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公以爲不可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之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不取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今爲計莫若先省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公爲參知政事日歐陽修余靖蔡襄主素爲諫官時謂之四諫四人力引石介執政從之公獨曰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異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爲主上富春秋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也諸公服其言而

罷
公與韓魏公富彥國慶厯中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
別下殿各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相善三人如推車
子蓋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不為己也
慶厯初上厭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用公與富鄭公韓魏
公而二人者遂欲盡革眾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
悅獨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
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慙
恨涕泣而去上嘗諭諫官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
降耶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

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衍皆不知也然
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

公知開封府獻百官圖指宰相差除不公而陰薦韓忠獻
公億可用文正既貶仁宗以諭公公曰若仲淹舉臣以公
則臣之拙直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未嘗交
託於人遂除參知政事

吳遵路丁母喪廬墓側蔬食終制既歿家無長物公分俸
賜其家

錢尚書適為洪州職官緣事過鄱陽見彭器資值月朔有
衣冠數十輩來見彭公設拜各人進問起居而退錢在書

齋中窺見甚訝之因問公此輩何人公曰皆鄉里後進子弟也錢曰今他處後進必居於位或與先生並行何以有此彭公曰昔范希文自京尹謫守是邦其為政以名敦厚風俗敦尚風義為先州人仰慕咸傾嚮之遂以孝弟自任而不敢忽久之不變也此大賢臨政之效可以為法

神文時慶歷淮南有王倫者嘯聚其黨頗擾郡縣承平日久守令或有棄城而出者請論如法公參預大政爭以為不可今淮南郡縣徒有名耳其城壁非如邊塞難責城守神宗睿德寬仁故棄城者得以減死論既退鄭公忽謂文正公曰六丈當欲作佛耶范公曰主上富於春秋吾輩輔導當以德若使人主輕於殺人則吾輩亦不得容矣鄭公

歎服

公用人多取氣節闊略細故如孫威敏滕達道之徒皆深所厚者為帥府辟置多謫籍未牽敘人或以問公公曰人之有材能無瑕類者自應用於宰相惟實有可用不幸陷於過失者不因事起之則遂為廢人世咸多公此意凡軍伍以雜犯降黜者皆改刺龍騎軍

石林燕語

公嘗言史稱諸葛亮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盡天下之材當患近己之好惡而自不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後能

周大事

沈括筆談

公與韓魏公召為樞密副使天下聞之士大夫皆酌酒相賀曰上用韓某范某非惟社稷幸乃天下生民之幸公知開封府明敏通決照事若神每上殿奏事多陳治亂以開人主歷詆大臣不法者長編

公以孫明復居泰山之陽著春秋尊王發微得經之本義

為多學者皆以弟子事之公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

拜國子監直講東都事略

韓魏公曰呂申公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己時士皆出其門

獨范公歐公尹公旋收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也魏公別錄

慶曆五年二月歐陽公上疏言公與杜公富公不當罷其

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

朋黨尤難辯明近日陛下擢此數

可以辯也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

亦不輕矣願陛下拒絕羣諂委信

長編裨補

韓琦范仲淹久在陝西備諸邊事是朝廷

乏人況二臣材識不類常人其所見所言之事

言事者陛下最宜加意訪問使其盡陳西邊事

而處置余靖亦奏言范仲淹號為最曉邊事實錄

參知政事王舉正為禮部侍郎知許州初諫官歐

泗蔡襄咸言范仲淹有宰輔材不宜局在兵府願代之上從其請遂以范仲淹為參知政事仲淹曰田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

牛春上御便殿訪近臣以備禦之策權三司使葉曰今輔翊之臣抱忠義之深者莫如富弼為社稷吳如范仲淹又曰諳古今故事者莫如夏竦議論吳如鄭戩方面人才方重有紀律者莫如韓琦臨國者莫如田況剛果無顧避者莫如劉渙宏遠有次如孫沔至於帥領偏裨貴能坐運籌策不必親上德用素有威名范仲淹素練軍政龐籍久經邊

避也

長編

到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呂夷簡惡之斥諫官高若訥詆誚公與歐陽修為黨歐陽公以書明其不復知人閒有羞恥事若訥以聞謫夷陵令復為武成軍節度判官公帥陝西辟修掌書記修豈以為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使知鄧州昇以親老辭或以為避事范仲淹

非避事乃聽侍養

通鑑

幼篤學有大度范公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懷不王曾晏殊殊即以女妻之

談叢

十七月丙戌詔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察所部
如有治狀者以名聞議旌擢之或不如所舉御史
上書不實之罪從參政范仲淹奏請也類苑
口人之法人主當知其遲速升降之序其進退近

實錄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閩縣葉大迥鐸人覆校
侯官陳鴻濤瀚秋覆校
閩縣吳榮庚耀西覆校

范文正公文集卷之八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全校

附錄

義莊規矩

知開封府襄邑縣范純仁奏切念臣父仲淹先任資政殿
學士日於蘇州吳長兩縣置田千餘頃其所得租米自遠
祖而下諸房宗族計其口數供給衣食及婚嫁喪葬之用
謂之義莊見於諸房選擇子弟一名管句亦遂旋立定規
矩令諸房遵守今諸房子弟有不遵規矩之人州縣既無
敕條本家難為申理五七年間漸至廢壞遂使饑寒無依

伏望

朝廷特降指揮下蘇州府應係諸房子弟有違犯規矩之人許令官司受理伏候

敕旨右奉

聖旨宜令蘇州依所奏施行

割付蘇州准此

治平元年四月十一日

押

文正位

勸會

先文正公於平江府置義莊賜給宗族德澤至厚其始定規矩雖有版牘不足久傳及有治平元年所得朝旨亦未

盡揭示族人兼有後來接續措置可為永式者未曾刊定

深慮歲久漸至隳廢今盡以編類刻石置於天平山白雲

寺先公祠堂之側子子孫孫遵承勿替今具如後

文正公初定規矩

一逐房計口給米每口一升並支白米如支糙米卽臨

時加折支糙米每斗折白八升逐月實支每口白米三斗

一男女五歲以上入數

一女使有兒女在家及十五年年五十歲以上聽給米

一冬衣每口一疋十歲以下五歲以上各半疋

一每房許給奴婢米一口卽不支衣

一有吉凶增減口數畫時上簿

一逐房各置請米厯子一道每月末於掌管人處批請不得預先隔跨月分支請掌管人亦置簿拘轄簿頭錄諸房口數為額掌管人自行破用或探支與人許諸房覺察勒陪填

一嫁女支錢三十貫

七十七百再嫁二十貫
謂次下並准此

一娶婦支錢二十貫再娶不支

一子翁出官人每還家待闕守選丁憂或任川廣福建官畱家鄉里者並依諸房例給米絹并吉凶錢數雖近官實有故畱家者亦依此例支給

一逐房喪葬尊長有喪先支一十貫至葬事又支一十

五貫次長五貫葬事支十貫卑幼十九歲以下喪葬

通支七貫十五歲以下支三貫十歲以下支二貫七

歲以下及婢僕皆不支

一鄉里外姻親戚如貧窘中非次急難或遇年饑不能度日諸房同共相度詣實卽於義田米內量行濟助一所管逐年米斛自皇祐二年十月支給逐月餼糧并冬衣絹約自皇祐三年以後每一年豐熟務畱二年之糧若遇凶荒除給餼糧外一切不支或二年糧外有餘卻先支喪葬次及嫁娶如更有餘方支冬衣或

所餘不多卽凶吉等事眾議分數均勻支給或又不
 給卽先凶後吉或凶事同時卽先尊口後卑口如尊
 卑又同卽以所亡所葬先後支給如支上件饑糧吉
 凶事外更有餘羨數日不得糶貨椿充三年以上糧
 儲或恐陳損卽至秋成日方得糶貨回換新米椿管
 右仰諸房院依此同其遵守

皇祐二年十月 日

資政殿學士尙書禮部侍郎知杭州事范

押

續定規矩

一諸位子第得貢試大比試者每人支錢一貫文七

七百下再貢者減半並須實赴大比試乃給卽已給
 並准比而無故不試者追納

一諸位子第縱人採取近墳竹木掌管人申官理斷

一諸位子第內選曾得解或預貢有士行者二人充諸

位教授月給糴米五石若遇米價每石及一貫以雖
 上卽每石只支錢一貫文

不曾得解預貢而文行爲眾所知者亦聽選仍諸位

共議本位無子弟入
 學者不得與議若生徒不及六人止給三石及

八人給四石及十人全給諸房量力出錢
 以助束修者聽

右三項以熙寧六年六月 日

二相公指揮修定

一掌管人侵欺及諸位輒假貸義莊錢斛之類並申官理斷償納不得以月給米折除

一族人不得租佃義田詐立名
字同

一掌管子弟若年終當年諸位月給米不闕支糙米二

十石雖闕而能支及半年以上無侵隱者給一半已

上並令諸位保明後支若不可保明各具不可保明

實狀申 文正位

一義莊旬當人催租米不足隨所欠分數剋除請受謂

欠米及一分即只至納米足日至給已剋數有情弊

者申官決斷

右四項以元豐六年七月十九日

二相公指揮修定

一身不在平江府者其米絹錢並勿給

一兄弟同居雖眾其奴婢月米通不得彙過五人謂如
七人

或八人同居正共支
奴婢米五人之類

一未娶不給奴婢米雖未娶而有女使生子在家及十
五年年五十歲以上者自依規給
米

一義莊不得典買族人田土

右四項以紹聖二年二月初八日

二相公指揮修定

一義莊費用雖闕不得取有利債負

一義莊事惟聽掌管人依規處置其族人雖是尊長不

得侵擾干預違者許掌管人申官理斷即掌管人有

欺弊者聽諸具實狀同申 文正位

右二項以紹聖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一相公指揮修定

一義倉內族人不得占居會娶非出納勿開

一因出外住支月米者其歸在初五日以前取諸位保

明詣實聽給當月米

一義宅有疏漏惟聽居者自修完即拆移舍屋者禁之

違者掌管人申官理斷若義宅地內自添修者聽之

本位實貧之無力修完而屋舍疏漏實不可居者聽

諸位同相視保明詣實申 文正位量支錢完補即

不得乞添

展舍屋

一諸位請米厯子各令諸位簽字圓備方許給給訖請

人親書交領即去失厯子者住給勒令根尋候及一

年許諸位及掌管人保明申 文正位候得報別給

厯頭起支

一積雷月米併請者勿給

一諸位不得於規矩外妄乞特支雖得 文正位指揮

與支亦仰諸位及掌管人執守勿給

一義莊人力船車器用之類諸位不得借用

一諸位子第官已陞朝願不請米絹錢助贍眾者聽

一諸位生男女限兩月其母或所生母姓氏及男女行

第小名報義莊義莊限當日再取諸位保明訖註籍

即過限不報後雖年長不理為口數給米

一遇有規矩所載不盡事理掌管人與諸位共議定保

明同申本位有妨嫌者不同申雖已申而未得

文正位報不得止憑諸位文字施行

右十項以元符元年六月 日

二相公三右丞五侍郎指揮參定

一諸位關報義莊事雖尊長並於文書內著名仍不得

竹紙及色牋違者義莊勿受

右一項以元符二年正月十七日

三右丞指揮修定

一義莊遇有人贖田其價錢不得支費限當月內以元

錢典買田土輒將他用勒掌管人償納

右一項以崇寧五年十月十二日

五侍郎指揮修定

一諸位輒取外姓以為己子冒請月米者勿給許諸位

覺察報義莊義莊不為受理許諸位徑申 文正位

公議移文平江府理斷

其大觀元年七月以前已收養給米者不得追訟

右以大觀元年七月初十日

五侍郎及二相公指揮參定

一諸位子第在外不檢生子冒請月米掌管人及諸位

覺察勿給卽不伏掌管人及諸位申

平江府理斷

右以政和三年正月二十一日

五侍郎指揮修定

一族人不得以義宅舍屋私相兌賃質當

右一項以政和五年正月二十九日

五侍郎指揮修定

右仰義莊及諸位遵守施行內文意前後相訪窒礙者從

後規若有違犯仰掌管人或諸位備錄治平元年劄子所

坐

聖旨申官理斷各令知委

右以政和七年正月十三日

朝散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太清宮范

清憲公續定規矩

朝散郎左司諫兼侍講范之柔奏臣不避誅夷輒瀝誠悃

仰干

天聽伏念臣五世祖故參知政事諡文正臣

仲淹

奮身孤

藐遭世休明深念保族之難欲爲傳遠之計自慶曆皇祐以來節次於蘇州吳長兩縣置田畝立義莊贍同姓創定規矩刻之版牘以遺後人已而臣高叔祖故尚書右僕射諡忠宣臣純仁於治平元年知開封府襄邑縣日慮版牘不足久傳且諸房子弟有不遵規矩之人州縣旣無

敕條本家難爲申理必將漸致廢壞卽當具奏乞降

聖旨下本州許令官司受理繼蒙朝廷依所奏施行遂得憑藉保守伏自南渡之後雖田畝僅存而莊宅焚毀寄廩墳寺遷寓民舍蠹弊百出盡失初意慶元初年臣與兄弟

始協謀同力蓋復故基漸還舊觀參定規約略備於前固

嘗經本州鑲給版牘揭示義宅然未經蒙

朝廷行下本州申明受理元降指揮恐無以善後懷此日久無路自申今臣幸蒙

公朝軫念故家擢綴班列若不於此時控告君父則何以副先人屬望子孫之意用敢冒昧以聞伏望

聖慈俯鑒微衷特降敕旨劄下平江府令將續添規約常切照應治平元年已降指揮受理庶幾足以敕厲來者增固舊規臣與闔族實均戴天地施生之造所有治平元年指揮并慶元二年續添修約謹繳連在前瀆犯

宸嚴臣無任惶懼俯伏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前連治平元年已降規約指揮十一月五日奉

聖旨依 右併錄連送范司諫

嘉定三年十一月七日

一文正公會祖徐國公祖唐國公父周國公墳塋並在

天平山坐落閒有族人輒敢於上牧羊及偷斫林木

柴薪近雖行下義莊專一責令墓客看守外今後如

有違犯之人諸房覺察申 文正位罰全房月米一

年 全房謂照本房請米厯內 義莊輒令墓客充他役

者罰掌莊子弟本名月米一季

一天平功德寺乃 文正公奏請追福 祖先之地

為子孫者所當相與扶持不廢香火今則不然多有

疏遠不肖子弟請過義米歸已卻返蠶食於寺中至

有欺詐住持逼逐僧行假借舟船役使人僕亞託私

酒偷伐林木柴薪強占常住田地布種或作園圃不

還租米以致常住空虛住持數易日漸敗壞今後探

聞有違犯之人罰全房月俸兩月欺詐住持及占種

田地者罰全房月米一年詐過錢物經官乞行根究

從條施行田地退還常住為業畢日申 文正位候

回報起支雖已退業而故作阻障不容常住耕種者

亦行前罰

一義莊及白雲功德寺差役并應干非泛科敷並蒙官司蠲免近來縣道胥吏多因乞覓不從故意搔擾今後如有似此之人從本家經府陳理嚴行斷理

一舊規諸房不得租種義莊田土詭名者同近來有恃強公然於租戶名下奪種者及有填捺義莊田涓涇浜車漕種菱不容租戶車水上下者為害甚大今後探聞有違犯之人罰全房月米半年

一義莊租戶所當優卹使之安業聞有無賴族人將物貨高價亞賣顯屬不便今後輒有違犯罰全房月米

兩月仍經官陳理

一舊規義莊事務惟聽掌莊子弟自行處置雖是尊長不得侵擾干預緣違犯者未曾有罰是以近來多有族人專為貨賂不顧義莊利害或為攬戶地納苗米必要多增貼耗或主張不逞之徒充應腳力及墓客之類甚至鼓誘外郡族人挾長前來擅開倉廩妄用米斛恣行侵擾意在破壞今後如有違犯許掌莊指實申文正位自行體訪知覺罰全房月米一年外仍經官乞行根究懲治內有乞覓過錢物之人即合從條施行

一舊規掌莊子弟侵欺徑行申官理斷勒令陪填近自

移建倉宇遴選主計此弊稍革深慮日久玩習合行

關諸房今後掌莊子弟如有違犯許諸房覺察申

文正位委請公當子弟對眾點算取見實侵數目以

全房月米填還足日起支仍控告官府乞行懲治以

為掌莊侵欺者之戒諸房子弟即不得專擅與詞紊

順官府

一諸房間有不肖子弟因犯私罪聽贖者罰本名月米

一年再犯者除籍永不支米

不測者非除籍之後長惡不悛為宗族鄉黨善良之害者

諸房具申 文正位當斟酌情理控告官府乞與移

鄉以為子弟玷辱門戶者之戒

一舊規諸位輒取異姓以為己子冒請月米者勿給今

乃有將己子與人破蕩他人家業卻欲歸宗請米如

有似此之人仰掌莊申 文正位不得支行

一義宅地基久為外人占據今來復業甚為艱難宜體

文正公之意專為聚族之地即不許族人占造私

宅等用如有違罰全房月米一年仍勒還元地

一舊規諸房子弟得貢大比者義莊支裹足錢十千今

物價翔貴難拘此數如有子弟得解赴省義莊支官

會一百千其錢於諸房月米內依時直均剋其免舉人及補入太學者支官會五十千庶使諸房子弟知讀書之美有以激勸

一歲寒堂除科舉年分諸位子弟暫請肄業餘時不得於內飲宴安泊如違罰全房月米一月

義田記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於其里中買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米

一升歲衣人衣一縑嫁女者錢三十千娶婦者二十千再嫁者二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者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需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預焉仕而之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常有志於是矣而力不逮之者二十年既而為西帥以至於參大政於是積所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沒後世子孫至今修其業承其志如公存也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卒之日身無以為斂子無以為喪惟以施賢活族之義遺其子而已昔晏平仲敝車羸馬以朝陳桓子觴之曰君位之上卿祿

之百萬而敝車羸馬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
 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
 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家如此為隱君之
 賜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予嘗
 愛晏子好施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
 等級而言有次序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疏遠
 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為近之今觀
 文正公之義其與晏子比肩矣然晏子之仁止於生前而
 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車馬之盛聲色之侈

妻孥之富止乎一己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而入者豈少哉
 况於施賢乎其下為卿為大夫為士而廩稍之充奉養之
 厚足乎一己而族之人操壺瓢為溝中瘠者又豈少哉况
 於賜人乎是皆文正公之罪人也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
 滿邊陲功名滿天下後必有良史書之者予可無書也獨
 書其義田以警世云公諱某字希文

昔逮事忠宣公親聞緒論嘗云先文正置義田非謂
 以斗米疋練始能飽煖族人蓋有深意存焉時年尚
 少未甚領略綿歷三紀當宣和末避亂南渡紹興乙
 卯自嶺海被召至行闕丙辰春出使至淮上始過平

江時義宅已焚毀族人星居村落閒一日會集於墳
山散亡之餘尚二千指長幼聚拜慈顏恭睦皆若同
居近屬以家譜考之自麗水府君下逮良字諸孫蓋
十餘矣然後見文正之用心悟忠宣之知言也紹興
己巳十月辛未曾孫直方記

范氏義莊申嚴規式記

物本天人本祖閭閻之人有視其祖之子孫如路人相毀
訾相并兼如仇敵者不知本爾桀少讀文正范公遺事公
平居語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眾於吾固有親疏然吾祖
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也吾安得不恤其飢寒哉

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貴富而
不恤宗族何顏以入家廟架斂衽歎曰公之行百世之標
的公之言薄俗之鍼砭也吾鄉居家遇有不如人意事卽
因公言以自愧責不敢有一毫恚心官中都獲與公之孫
左司諫公之柔游見其處己靜而明際物莊而和雖姿稟
之懿亦家法所自來一日於公几間得文正公與其兄推
官帖問以遣女之資其甘苦通有無不啻己子使人歎玩
不去手司諫公因言先祖所勸義田今幾二百年聚族數
千百指雖甚窶者賴以無離散之患義莊故址曩因兵火
爲居民侵據之柔與吾兄良器極力經理爲屋以棲義廩

餘以待族人之無家者浸還吾祖之舊惟是義莊規式歲月易隳請之朝屬之鄉郡勒之堅珉俾世守而傳之無窮者吾猶不敢懈也幸備位諫垣當具本未奏陳乞申嚴行下庶不負文正公所以責望子孫之意暨得旨如請屬槩以記不容以不敏辭抑聞之士尙志志有小大功業利澤亦如之方文正未遇讀書長白山凍粟糜而食人不堪其憂而公貫通古今經濟之略已具於此時及率言官叩闕爭事自請鎖靈夏迄破戎人之膽功烈焜耀則斂而惠宗族者抑餘事也忠宣公致身台輔忠賢是侶想其捐所載麥歸亳時文正公已心知其有子矣嗚呼有文正則有監

簿忠宣右丞侍郎數賢子厥後不熾昌競爽尙得爲有天理耶諫垣所以立身承家固已無愧於乃祖願益以文正忠宣之宏猷大節自勉公之族人又當相與扶植以成諫垣之志則范氏之門益大義凜之儲益闢義居之族益貴達富盛相望將不止如今之所見云嘉定四年三月一日
槩謹記

中奉大夫權尙書吏部侍郎兼權給事中兼侍講劉槩撰
朝議大夫權尙書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太子左諭
德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國子祭酒曾從龍書并
題蓋 朝散郎左司諫兼侍講范之柔立石

吳門范氏自唐柱國麗水府君居於靈芝坊今在雍熙寺之後五世孫文正公少長北地皇祐中守杭始至故鄉訪求宗族買田千畝作義莊以贍之宅有二松名堂以歲寒閣曰松風因廣其居以爲義宅聚族其中義莊之收亦在焉中更兵燬族黨星散故基榛蕪編民豪據爲居宇爲場圃僦直無幾甚失遺意衆無所儲寓於天平山墳寺倍有往來給散之勞尋復圯廢改寓城中反寄他舍病此久矣自公長子監簿而下又五世而至良器一日謂二弟曰先君奉議公此有年齋志而歿吾儕當有以振起之慨然自

任思圖其新於是厯告居民盡除僦直約期以遣之不暇者詎於郡於監司以至上達臺省提刑臨川何公異太守四明鄭公若容咸義此舉力爲主張由是悉得故地周一千四百四十八丈首捐私帑繚以垣牆創建一堂仍扁歲寒以祠文正結屋十楹以處貧族就立新倉寢復舊觀庀役於慶元二年之季夏中秋告成不愆於素觀者無不歎賞親掌出納一年以爲後式選族子之廉謹者二人繼之詳具要束以補舊規揭於堂上田籍之傳遠者俱刻之石以爲永久之計介弟之柔續世科於百二十有四載之後尤勇於義既力贊其兄謀之屬鑰爲記始末鑰不佞先祖

少師收卹宗族有意於此而歲不與伯父楊州始爲之雖不及文正公之盛而寒宗之貧者賴以自給亦四十餘年於茲先工部欲附益之清貧終身猶未果也見范氏家法爲之媿歎是舉也衍文正公繫世之遺澤伸先奉議九原之餘恨又以餘范氏無窮之休豈不偉哉嗚呼文正公奮身孤藐未嘗賴宗人毫髮之力旣達則闔族受解衣推食之恩天佑范氏三子鼎貴皆以宏才高誼上繼父風後人得維持馮藉以保其家良器一布衣而決意興起不惟義定裁新義莊亦復整飭剔蠹省費又爲數世之利用心如此後其與乎嗚呼文正公初立規矩止具給予之目僅設

預先支請之禁不數年忠宣公已慮其廢壞故治平奏請敕旨違犯義莊規矩之人許令官司受理又與右丞侍郎自熙寧以至政和隨事立規闕防益密今之規矩又加密矣一門同姓爲此義事其難如此况天下之大思所以爲億萬世之計者又可忽乎嗚呼衣冠之族不免飢寒者甚眾願如范氏之宗派而不可得今坐享飽煖者幾人若人如良器用心更相扶持以永其傳則善矣若曰是我所當得者而不思自力甚者反爲蠹於其閒則文正諸公實臨之其聞於有司曰公元者蓋今之族長云三年立秋顯謨閣直學士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奉化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戶樓鑰記并書

義學記

古者二十五家爲閭閻左右各設塾鄉先生爲之師寬衣博帶晨坐閭門教其民之出入田畝者有教有養誠爲良法自井田廢閭左發古制盪除漢以來或建講堂爲精舍而養則未之聞也范文正公嘗建義宅置義田義莊以收其宗族又設義學以教教養成備意最近古迺夷攷厥初宋時天下有四書院應天府書院爲首先是郡人咸同文聚徒講授士不遠千里而至文正公亦依之以學同文爲人質直尙信義宗族貧乏則賙給之喪則賑卹之不積財

不營居室或勉之輒曰人生以行義爲貴安用是義之一字實與公意合暨公登第立朝爲守爲帥以至大用名位日盛祿賜日厚遂成義莊義學爲其宗族者宅於斯學於斯所耕者義田所由者義路何適不宜嘉遺後人可謂篤至繼繼承承亦惟成規是守粵乙亥兵戈俶擾未遑茲事至元丁丑主祭邦瑞提管土貴共議興學卜地於吳縣三讓里距祖塋二里所涓日宅工爲屋三十楹祀文正公於其中會講之堂扁曰清白東齋曰知本西齋曰敬身外闢室爲教諭偃息之處庖廩廡蔬茹之圃成在外爲周垣扁其大門曰義學清谿松竹之間昉聞莛誦聲是役也義

莊掌計之勞爲多提管又摶節助濟浮用增田山僅百畝
備師資束脩之禮子弟筆札之費一有以勸大德戊戌朝
旨以義莊義學有補世教申飭攸司禁治煩擾常加優卹
無復干吾藩者可肆志於學矣至大戊申提管馳書來雪
俾爲之記昔錢公輔嘗記義田巘也何敢與斯文竊聞文
正公早歲就學應天時夜以繼旦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
糜度日人不堪其憂其苦心勞形者如此博通六經尤長
於易學者從之叩質樂與往復無微弗究其難疑答問者
又如此用力何啻十倍今人耶咨爾來學書爾佩衿盍亦
追思先志逸焉孳孳毋以寒暑而爲作輟庶幾他日業精
行成式克有立得名爲儒以應選用以副二君君倦倦興
學之意其年七月旦日記

元朝奉大夫年嶠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前江湖等
處儒學提舉趙孟頫書并篆額

刻義莊家規敘

先文正公少產北地及長還吳訪求宗族置田以贍之號
曰義莊廣其居爲義宅歲時聚族定家規以垂後而忠宣
右丞諸公漸次增修忠宣復請於朝下所司遵理迨宋之
南也中更兵燹田存而宅廢五世孫尙書清憲公之柔爲
左司諫時與兄良器力振復之事具義宅記中清憲又參

定規條視前加備奏請頒行慮至深遠矣自宋咸淳十年郡守潛公說友奏建專祠始選世孫一人充祠主奉兼司計後復定主奉專奉祠統族另立提管一人領義籍主計一人司義米出入典籍一人司劄記其理莊務規似益周以詳矣入我國朝歲久規弛田多浸沒幸遇周文襄諸名公臨吳相繼清理置冊給守功德於我范氏至厚按冊文正原置田四千畝時僅存一千三百餘畝文襄已爲慨歎乃忠宣於天平山自置祭田一千三百付功德寺僧掌其入以備忠烈廟四時祭祀及三太師營修理之費而文襄又於寺傍建樓房方丈百十餘楹製極宏壯惟一童年亦嘗讀書其中時田固無恙也後緣主奉匪人潛通奸僧盜賣田房一空惟忠烈廟獨存巋然比魯靈光焉歲時與祭廟中每爲泣下竊念惟一兄弟賴祖宗遺澤並列士林倘獲稍積俸資漸圖興復當與宗人長老查議前規酌以時制更爲參定援忠宣清憲故事奏而行之上以彰國家優賢之典下以衍先世義澤之傳抱茲隱衷朝夕於懷不敢少置尙從薄遊未遑修舉謹校舊籍凡有關於義莊者並刻存之而敬敘次其略如此

嘉靖歲次庚申八月既望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十六世孫惟一謹敘

同治六年三月福州
正誼書院採訪勸學

范文正公文集卷之八終

侯官楊浚 當滄總校

閩縣葉大曾 坪人覆校

閩縣林星厚 縣臣覆校

侯官林鳴韶 侯卿覆校

范文正公文集卷之九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全校

附錄

褒賢祠錄

神道碑銘

褒賢之碑

宋仁宗皇帝篆額 觀文殿學士光祿大夫行禮部尚書

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事畿內勸農使上柱國臣王舉正

題 宋推誠保德功臣資政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尚書

戶部侍郎護軍汝南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

六百戶贈兵部尙書謚文正公范公神道碑銘

并序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尙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於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葬於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常山朱氏旣長知其家世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埽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誨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

母以養及公旣貴天子贈公會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齡爲太保祖祕書監諱贊時爲太傅考諱墉爲太師妣謝氏爲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所有爲必盡其力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爲祕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陳州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

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強母
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疏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
事者希旨多非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爲太后受託
先帝保祐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其
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諫曰太后母
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册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
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
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卽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
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
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

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
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
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
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徙知潤
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以公爲陝西經略安撫副
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
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
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
之說甚辨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踰月徙知慶州旣
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

署彙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切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屬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盧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利久墮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

伏賊旣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賜資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爲鄉兵者十數萬旣而黥以爲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旣得屬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紓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慶曆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旣至數月

以爲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旣而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於前公惶恐避席始得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卽請行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卽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

一歲而罷有司悉幸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昇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旣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爲贈以兵部尙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尙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措紳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敵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眾及其世次官爵

誌於墓譜於家藏於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閒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難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怠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鉏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墮完見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難哉初匪其難其在終之羣言營營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有贈諡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年二月翰林學士尙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陽修撰文翰林學士兼侍講尙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王洙書

名臣傳

張唐英

范某字希文蘇州人武寧軍掌書記贈太師壻之子幼孤母適朱氏祥符八年登進士第曰朱說者是也衆遷大理寺丞上相府書極陳天下之利害當時皆以王佐許之宰相晏殊薦其文召試祕閣校理上欲以冬至率百僚上太后壽抗疏言不可遂罷出通判河中府遷陳州屢上疏言內降之弊引韋后爲戒章獻厭世擢爲右司諫言楊妃不

當稱太后郭后不當廢降知睦州遷蘇州召爲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論事益切執政忌之命知開封府欲處以煩劇而不暇他議某明敏通照決事如神京師謠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每上殿奏事多陳治亂以開悟人主歷詆人臣不法言者以某離間君臣落職知饒州事司諫高若訥言貶黜太輕歐陽修上書責之亦得罪余靖尹洙皆坐朋黨被黜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詳其事不肖指若訥也寶元初元吳叛上知其才兼文武復職知永興軍道授陝西都轉運遷龍圖閣直學士時延安新被圍朝廷擇帥皆畏不行某奏請兼領延安軍以待寇至

上嘉而從之閱兵得萬八千選六將俾領之日夕訓練號爲精兵焉賊聞之第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戎人呼知州爲老子大范謂范雍也城青澗開營田招屬羌及請戒諸路養兵畜銳不宜輕動賊詐以書請和某以元昊國之叛賊不可俾朝廷報賊乃自作書與陳逆順賊尋陷好水某益信報賊書爲是而執政以其擅報當誅上以爲聞外之事專之不足罪止移知耀州尋起知慶州兼經略招討未幾賊兵三萬叩城某鑿兵血戰賊兵奔北遂戒諸將無追奔旣而果有伏兵又奪賊馬砦爲大順城及築細腰復胡盧等

范之山公集 卷之九 七 正諫堂
若招明珠滅賊二強族萬餘人及命環州种世衡招千餘
帳自是屬羌皆爲用久之王師再喪於定川某晝夜領兵
赴援初關輔人心動搖及見某耀兵號令嚴明威震戎落
人心遂安第相賀曰邊上自有龍圖公爲長城我屬何憂
初上聞定川之敗頗以關中爲憂曰若得某出援可無慮
及聞某出師甚喜時議黥鄉軍某惟令刺其手及兵器環
慶路皆復得爲農上尋以四路都招討委之開府於涇某
與韓琦叶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元昊大懼稱臣明
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以鄭戩代之秋拜參知政事乃上取
士課吏減任子更衛兵擇守宰謹赦令厚農桑之策塞饒
倖之塗開公正之路天下側耳以聽太平凡所措置十未
行一而權勢者大惡之明年契丹與元昊爭銀蕤旋而麟
府奏警某自請出爲河東陝西宣撫二賊聞之皆不敢動
懇以邊事爲請以資政殿學士復總四路之師開府邠州
以疾請鄧州移杭州青州遷戶部侍郎又請汝陰至徐州
而薨年六十四奏至上嗟悼泣下曰朕方將大用不謂其
早死贈兵部尙書諡文正子純佑有才識以疾廢於家次
純仁登進士第有父風今爲都官員外郎

墓誌銘

富弼撰

皇祐四年夏五月二十日甲子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范

仲淹以疾薨於徐吏走驛馬以公喪聞天子感慨不一御垂拱殿朝特贈兵部尚書太常考行謚文正錄孤賻物悉用加等中外士大夫駭然相弔以泣至於巖壑處逸無不痛惜之其孤護帷帳還洛卜以是年十二月一日壬申葬於河南縣萬安山尹樊里先隴之側孤馳使來求銘將納於窆曰公之先始居河內後徙長安唐垂拱中履冰相則天以文章稱實公之遠祖也四代祖隋唐末爲幽州良鄉縣主簿遭亂奔二泐家於蘇之吳縣自爾遂爲吳人時中原多故王澤不能逮遠於是世食錢氏之祿蘇州糧料判官夢齡以才德雄江右卽公之曾王父也判官生贊時幼

聰警嘗舉神童任祕書監集春秋洎歷朝史爲資談錄六十卷行於時祕監生墉博學善屬文參佐諸王幕府端拱初隨錢俶納國終武寧軍節度掌書記公卽掌記之第三子也朝廷以公貴用太保太傅太師追贈三代又擇徐許越吳四大國追封王妣陳氏妣陳氏謝氏爲太夫人公諱仲淹字希文不幸二歲而孤吳國太夫人以北歸之初亡親戚故舊貧而無依再適長山朱氏公旣長未欲與朱氏子異姓懼傷吳國之心姑姓朱後從事於亳吳國命始奏而復焉公少舉進士祥符八年中第調廣德軍司理掾權集慶軍節度推官制置使舉監泰州西谿鹽廩以勞進大

理丞又舉知興化縣建州關隸以吳國老疾辭監楚州糧料院丁憂去官服除晏丞相以文學薦公於朝試可署祕閣校理時章獻皇太后臨政己巳歲冬至上欲率百僚爲壽詔下草儀注搢紳失色相視雖切切口語而畏憚無一敢論者上又專欲躬孝憲以勵天下而未遑餘恤公獨抗疏曰人主北面是首顧居下矧爲后族強偏之階不可以爲法或宮中用是爲家人禮權而卒於正斯亦庶乎其可也疏奏遂罷上壽儀然后頗不懌尋出爲河中府通判轉殿中丞謀葬吳國再請通判陳州遷太常博士聞京師多不關有司而署官賞者訪焉出於中旨迺附驛奏疏甚懇至願以上官賀婁事爲戒明年章獻后棄長樂擢爲右司諫屬朝廷用章獻遺令策太妃楊氏爲皇太后與政制出都下詢詢公上疏極諫古者立太后所以尊親也不容冀幸於其閒武武相躡一二而數况復稱制以取惑天下耶臣恐後世有以窺之者上悟第於后位號而止公殫補闕失無所阿忌貴倖側目不欲久畱諫職因江淮饑以才命公體量安撫雖別領在外亦懇懇不忘憂國途中上時弊十事皆政教之大者衆月還朝適議廢郭后上書曰后者君稱以天子之配至尊故稱后后所以長養陰教而母萬國也故繫如此之重未宜以過失輕廢立且人孰無過陞

下當面諭后失放之別館揀妃嬪之老而仁者朝夕勸導俟其悔而復其宮則上有常尊而下無輕議矣書奏不納明日又率其屬及羣御史伏闕門論列如前日語上遣中貴人揮之令詣中書省宰相竊取漢唐廢后事爲解時呂夷簡爲相公曰陛下天資如堯舜公宜因而輔成之奈何欲以前世弊法累盛德耶中丞孔道輔名骨體亦扶公議論甚切直又明日晨率道輔將畱百辟班揖宰相廷辨抵漏舍會降知睦州臺吏促上道在郡歲餘知蘇州朝廷知清議屬公就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有入內都知閻文應者專恣不恪事多矯旨以付外執政知而不敢違公聞知而不食將入辨謂若不勝必不與之俱生卽以家事屬長子明日盡條其罪惡聞於上上始知遽命竄文應嶺南尋死於道公自還闕論事益急宰相陰使人諷公待制主侍從非口舌任也公曰論思者正侍臣之事予敢不勉宰相知不可誘乃命知開封府欲撓以劇煩而不暇他議亦幸其有失卽罷去公處之采月威斷如神吏縮手不敢侮其奸京邑肅然稱治於時官方無紀每對未嘗不爲上力陳治亂之道皆由用人得失此實宰相之職也天子日擁萬幾非所宜專然不可以不察因取職局官品以類選次至於超遷序進附見其下爲圖以獻庶上易覽宰

相益不悅嗾其黨短公於上前公亦連貶宰相坐是去閣職貶知饒州是日上封事書論公以忠義獲譴極道所不可者皆當世英豪宰相指爲朋黨相繼謫去治饒未久徙潤又徙越寶元初羌人壓境叛閒歲悉眾寇延州大將戰沒關中警嚴於是還公舊職移知永興軍道授陝西都轉運使議者謂將漕之任不預戎事遂改充經略安撫副使乃遷龍圖閣直學士吏部員外郎以寵之至部首按鄜延時延安始因兵火障戍埽地城外卽寇壤歸然孤壘人心危恐廢食待竄凡朝廷遣守皆以事避免旣遷延不時往公遂畱不行騎奏願兼領延州事以待寇之復來上嘉而

從之屬忘戰日久兵無紀律猝有外警蕩然不支公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析爲六將分命裨佐訓飭不數月舉爲精銳士氣大振莫不思戰而寇知我有備卽引去朝廷推其畫諸路皆以爲法成青澗城復散亡屬羌萬餘帳開營田數千頃以收軍實人視邊塞其完固如山立不可動謂宜討賊不可坐守老吾師朝廷下其議將從之公執猶以爲未無幾涇原師出敗於好水川天子由是益信公智謀過人遠甚前此賊以書署僭號遣公請和公不忍俾朝廷報賊乃自占荅黜其僭署爲陳逆順禍福立遣使者還未出境聞好水川敗始悟賊書譎而非誠益自信立報爲

是執政以公擅報罪當誅上知公其責止命削一官降知
耀州幾月拜戶部郎中起知慶州尋遷左司郎中本路經
略安撫招討使兼兵馬都部署有馬砦者素爲賊衝然地
與境相衝久不能城公至自領牙兵出不意駐柔遠砦別
遣蕃將取其地得之先命長子入據以率眾公亦親往勞
士有頃賊三萬騎叩城下公麾兵血戰賊遠北戒諸將勿
追已而果有伏兵夜遁城旣立詔名大順徐又城細腰復
胡盧等寨招明珠滅賊二強族各萬餘人及並環千餘帳
內附自此環慶屬羌悉爲吾用先是卒驕難使主將成務
姑息公築延慶諸城保募民不足乃雜使禁族蓋素服公

威惠勞苦雖且死不怨久之涇原師再喪定川關輔復震
而虞變生公知親率垓下兵連夜赴援且將邀賊歸路擊
之會已出塞遂班師因移其兵耀於關輔人心由是大定
初定川事聞上頗駭謂侍臣曰得范仲淹出援吾無憂矣
數日公奏至上大喜懷其章示執政曰吾知范仲淹可用
加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時朝廷以戍卒屢劔議黥鄉
人懼甚竄匿不願黥公改命但刺其手非校戰請農於家
及罷兵獨環慶路鄉軍得復爲民民德公至於今不忘朝
廷尋盡以西路委公置府於涇州授陝西四路經略安撫
招討使方謀取橫山故地漸復靈夏然後可以誅賊賊知

亡無日懼不克當因遣使講和明年春召公爲樞密副使凡五讓不從乃拜之輿議謂公有經綸之才不宜局於兵府是秋改參知政事上倚公右於諸臣公亦務盡所蘊以圖報然天下久安則政必有弊者三王所不能免公將劇以歲月而人不知爲悠久之道也上方銳於求治閒數命公條當世急務來公始末奉詔每辭以事大不可忽致於是露熏降手詔再遣內臣就政事堂督取開龍圖閣給紙札令立疏者各一日面詰者不可數退曰吾君求治如此之切其暇歲月待耶卽以十策上之蓋取士課吏減任子更衛兵擇守宰謹敕令厚農桑之類者又先特別上法度

之說甚多皆所以抑邪佞振紀綱扶道經世一一可行上覽奏褒納益信公忠耿不爲身謀卹也遠下二府促行論者漸齟齬不合作謫害事公知之如不聞持之益堅明年秋邊奏疑若有警者公慮帥臣恃和而懈因懇請按邊卽命河東陝西宣撫使麟州向者亦被寇掠邈然在賊腹中水道帥病無供給奏欲棄之曰麟棄疆場日蹙不可請復廢障使民耕於鄙於是得不棄又代郡西四州軍附邊有廢地尤廣著令禁不得耕郡縣以敵嫌不敢正視前歐陽修來使盡籍其利害請弛禁許人耕以輸可代轉輓之勞以帥議不協罷公至奏其利大且忘所嫌者屢奏如修議

便後止耕尚嵐一境而塞粟已充矣公既度陝以西羌奸
難保而邊計尙缺疏手奏願解政事復領四路以總護諸
將卽除授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以疾
請鄧州遷給事中三年又請澗郡因得厝先人之墓移杭
州加禮部侍郎祀明堂復遷戶部又移青州兼東路安撫
使未幾以疾又請頽肩輿至彭門遂不起年六十四公爲
學好明經術每道聖賢事業輒跂躄勉慕皆欲行之於己
自始仕慨然有康濟之志凡有設施必本於仁義而將之
以剛決未嘗爲人屈撓歷補外職以嚴明馭吏使不得欺
於是民皆受其賜立朝益務徑雅事日不安者極意論辯

不畏權倖不感憂患故屢亦見用然每用必黜之黜則忻
然而去人未始見其有悔色或唁之公曰我道則然苟尙
未遂棄假百用百黜亦不悔噫如公乃韓愈所謂信道篤
而自知明者也在陝西尤爲宣力以儒者奉武事又邊備
久廢忽而王師新敗剝喪破漏而莽乎無所取濟公周施
安集坐可守禦畜銳觀釁適圖進討會羌人復修貢朝廷
始議息兵乃從其請於是不能成殄滅之功然其闔武練
將可以震敵城要屬雜羌可以扼寇此後世能者未易其
過也至於墾田阜財立法著信愛民全國體赫赫在人耳
目皆可爲破賊之地者可道哉其歷二府纔歲餘而罷

若夫天下至重久安之弊至深而欲以一二歲臨之而望治雖愚者知其不可得況所奏議阻而不行者十八九行者又即改廢不用茲所以重主憂而生民未得安也宣撫之初讒者乘閒鋒起蓋以奇中造端飛語無所不及甚者必欲擠之以死而後已賴上寬度明照知公無他始終保全獲歿牖下嗚呼道之難行也而至是乎儉人苟欲伸己志而不志乎邦家此先民所以甘藜藿而蹈江海也公天性喜施與人有急必濟之不計家用有無既顯門中如賤貧時家人不識富貴之樂每撫邊賜金銀甚多悉以遺將佐在杭盡以餘俸買田於蘇州號義莊以聚疏屬而斂無

新衣友人贖資以奉葬諸孤無所處官為假屋韓城以居之遺表不干私澤此益見其始卒志於道不為祿仕出也作文章猶以傳道名世不為空文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七卷兩府論事三卷娶李氏故參知政事昌齡之姪封金華縣君卒於鄱陽今舉而耐焉四子純佑守將作監主簿少有氣節以疾廢於家純仁進士第光祿寺丞純禮太常寺太祝皆溫厚而文識者曰范氏有子矣三女長適殿中丞蔡交次適封邱主簿賈蕃諸孫三長品臣守將作監主簿一男純粹一女二孫幼銘曰

公之世系源於陶唐晉會食范厥姓始彰睢座蠡增滂甯

雲質茲惟聞人間代而出或霸或季所有何述粵自得姓
千五百年獨公挺生爲天下賢涉聖之餘揭厲泗沿道尊
德雄事公日繁人獲一善已謂其難公實百之如無有然
遭時得君位亦顯焉懼此讒慝志莫究宣元元卒歎噫嘻
乎天

祭文

富鄭公嘯

維年月日具銜富某謹遣左教練使陳節詣徐州以清酌
庶羞之饗恭祭於故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范公六丈之
靈嗚呼公乎天之生公實將濟此下民乎功乎未宜何遽

奪之而不踐其初乎天乎忍爲是而不自信之甚乎不然
何賦公道大德具而罔克終其施乎某愚不文而不能盡
揚公之懿聊書其概以寓其悲公幼孤無依零丁自生徒
步遊學至於成名奔走銓選益困於行僅改一秩卿寺之
丞有宗公晏薦公文章典校圖籍館閣之光獻后誕節姦
謀請皇下率百辟北面奉觴公聞駭走出疏於囊雖示民
孝君入臣行願得元宰外行故常帝首宗之內宴是將眾
爲公慄公膽益張於時非公大節幾忘並悟獻姦過通於
外獻旣往矣諫垣召拜夙夜蹇蹇益用不怠帝怒椒掖講
從廢殛公率諸僚御史協力伏閣而諫氣直寰域坐是譴

去中外失色蔡易郡璽召尹上京尹職非志志安朝廷連
柱柄臣又竄南征忠亮信特天下皆傾有夏不軌西鄙用
兵遽召起公來撫方城大將失律關陝震驚延是孤危賊
爲己物命者必辭公獨請之人惜公去公馬星馳居未腐
暖賊遯而歸賊措無所羽書見詒公比尊君不欲中報手
爲答書禍福以告既驛以聞上覽而喜者朋贊云可附於
史昧者詆媒嫉其出己胡然守邊宜賜以死常憂邇臣勉
徇所啓徙公內藩物論麻起俄建帥旗總護諸將帝心思
賢天下是訪擢貳樞筦復參政鈞二府交入萬微日新不
設機械不作崖岸坦坦一心惟道之踐讒聞得行孤立誰

辨因其出撫遂畱幽方穰下得請旋易於杭又易青社曾
未盈歲恙起不測又求潁水及徐不行託友以死嗚呼公
止於是而已乎某昔初冠識公海陵顧我譽我謂必有成
我稔公德亦已服膺自是相知莫我公比一氣殊息同心
異體始未聞道公實告之未知學文公實教之肇復制舉
我憚大科公實激之旣舉而仕政則未諭公實飭之公在
內史我陪密幄得同四輔之儀公撫陝西我撫河北又分
三面之寄公旣罷去我亦隨逝從古罪人以干魑魅公我
明時咸得善地自此蠱孽毀訾如沸必實其死以快其志
公云聖賢鮮不如是出處以道俯仰無愧彼姦伊何其若

天意我聞公說釋然以盜旣而呶呶果不復行於是相勸以忠相勸以義報主之心死而後已嗚呼哀哉公旣死矣忠義已矣萬不仰一齋恨多矣世無哲人吾道窮矣我雖苟活與死均矣嗚呼哀哉師友僚類殆三十年一日棄我悲何可存我守蔡印公薨彭門我去無所公來已魂我慟幾絕公聞不聞走使持奠作文敘冤嗚呼哀哉尙饗

歐陽文忠公修

月日廬陵歐陽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資政殿學士尙書戶部侍郎范文正公之靈曰嗚呼公平學古居今持方入圓邱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惡公爲好許公

曰彼善公爲樹朋公所勇爲公則躁進公有退讓公爲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斥羣譏眾排有事而思雖仍謂材毀不我傷譽不我喜進退有儀夷行險止嗚呼公平舉世之善誰非公徒讒人實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難毀易理又然歟嗚呼公平欲壞其棟先摧桷椽傾巢破殼披折傍枝害一損百人誰不罹誰爲黨論是不仁哉嗚呼公平易名論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沒也何稱好死惡生殆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所爭自公云亡謫不待辨愈久愈明由今可見始屈終伸公其無恨寫懷平生寓此薄奠

王文公安石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閉姦興良穉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以走江湖士爭畱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謁與俱出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慕者興起儒先曾曾以節相侈公之在貶愈勇爲思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醜河江以灌尋尺宿賊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弦歌慕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獮狂敢齧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

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走敵完鄰音也如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旣其無爲飲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於六七遂參宰相釐戎典常扶賢贊傑亂冗除荒官吏於朝士變於鄉百治且修儉隨勉強彼闕不遂歸傾帝側卒屏於外身屯道塞謂宜耆老尙有以爲神乎孰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猶不盡世肆其經綸公孰與計自公之貴廐庫逾空夷其色辭傲訐以容化於妾婦不靡珠玉翼翼公子弊綿惡粟閔死憐窮惟是之著孤女以嫁男成厥家孰堙於深孰鏗乎厚其傳甚詳以法永久碩人

范文正公文集卷之九
今亡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雷
涕哭馳辭以贊醪羞

韓忠獻公琦

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
於資政范公之靈嗚呼哀哉上天生公固爲我宋以堯舜
佐吾君兮既忘身而忠國以成康期吾俗兮又竭思而仁
眾升贊樞宰孰云不用殿撫藩服孰云不重何太平之策
噤而不得施兮委經綸於一夢此一人所震嗟而天下之
所深痛豈止乎平生之交得訃音而長慟嗚呼哀哉僕始
立朝接公尙疏道同氣合千里相符忝帥於西乃與公俱

協心畢力誓翦兇渠義切王室情均友于雖千艱而萬險
仗忠信而如無僕之望公公驥僕駑十駕未逮敢擬齊驅
人胡不辯遂連公呼自顧無有愧常汗珠繫公是記終履
夷途叛羌來附一節同趨與公並命參翊萬樞凡有大事
爲國遠圖爭而後已歡言如初指之爲黨果如是乎道卒
與時戾謂公迂而僕愚相緣補外謗毀崎嶇感公之知謂
死不渝嗚呼哀哉定之去青不遐驛置自公之東信問時
至愛顧益深交朋莫二蠲頭細書以時爲寄珠貝素幅氣
嚴法備自云矍鑠以將厚意謂公康寧曰保純粹忽以疾
聞求醫往視瞿然遣使候公監寐會公得頰肩輿赴治尙

正誼堂
三
正誼堂
煩公答親筆數字意公少痊羸以爲慰方具書藥詣公所
憇得元規報云公永逝讀之駭然手足具廢氣填滿胸食
不知味惟公事君之大端固始終而一致有生卽有死兮
雖聖智其安避所惜者國家待賢而後又天胡不仁而不
憇遺嗚呼哀哉公之所存履夔蹈高高文奇謀大忠偉節
充塞宇宙照耀日月前不愧於古人後可師於來哲固有
良史直書海內公說歷億萬世不可磨滅此爲天而爲壽
兮信識者之能別豈於一奠之間可盡公之德烈惟是冥
然而思默然而悲此生未殞曾無已時公乎公乎知乎不
知

邦瑞等祭墓文

昔吾范氏始於陶唐根本深固奔葉流芳漢有清詔郡國
流行唐有春官鳳闕平章世家河南譜系甚詳咸通以後
一枝渡江爰居度處闔閭舊邦麗水哦松誥牒猶藏子孫
保之爲今甘棠四世而後文正挺生少長北地卽家穎昌
學問淵海聞望珪璋條奏十事嘉謀孔彰昭陵注倚國之
棟樑四子顯貴悉稱元良監簿忠宣恭獻侍郎封胡羯末
華萼相光父子勲業巍巍煌煌具載信史代曰無雙化窮
數盡玉藏洛陽佳城鬱鬱拱水蒼蒼炎運中微紐解皇綱
地維云絕南北異疆市無寧居後昆徬徨離湯沐之故邑

不復敬止於梓桑別祖父之先塋不克時奉於烝嘗孤免
得以出沒荆榛從而蕪荒多歷年所幾易星霜邱壠寥闕
風悲白楊瞻望弗及念切羹牆坤軸旋轉咸歸職方車同
軌轍衢出康莊展敬松楸匍匐踉蹌恭拜墓下我心則降
目想英靈如侍其旁有肴在俎有酒在觴幽冥感格歆于
馨香福我後人地久天長

淄州長山縣建范文正公祠堂記

古之治天下所謂不賞而民勸者非謂絕而不賞之也賞
一善而百善進也何哉自京師至於郡縣郡縣至於鄉黨
其閒有德行節義可稱者取而旌之爵於朝廷死表其門

閭如此風俗莫不勉勵也漢唐之閒雖不及於三代而以
號爲治者此道素行也日今之天下何異乎古之天下然
而風俗未厚於古者得非此道之廢歟故文正公范希文
之於於陵也豈特德行節義而已矣夫公家世姑蘇幼而
孤弱無父所怙而後隨其母氏來居茲土畱而不出遂爲
邑人及其長也卓有所立鄉人奇之嘗廬於長白日自諷
誦雖刻苦不暇每患其寡友一日超然選舉四走方外求
老師巨儒以成就其業不數歲聞大通六籍聲名傾動當
世祥符中會明天子詔天下舉賢者能者公素擅鄉閭之
譽爲卿大夫之所賓興一上而中殊科尋補職任驟厯臺

諫不功碩惠加乎生民體議讜言許於當國天下之人無
賢不肖不謀而同辭曰范公如登輔相太平可期及乎領
邊郡握兵權談笑尊俎之間折衝方面之難威聲遠布坐
鎮犷俗以致疆場塵清投烽釋警賊不敢犯邊盜不敢入
寇天子倚之如金湯視之如腹心何患乎戎人何憂乎狄
敵時以海內旣安邦國無事乃擢貳樞府參豫機務天下
之人驩然相語曰范公用矣但翹首歧足以俟太平爾公
自是負上重責以謂其功不可亟成也必待馴致故其所
爲志在遠大移風易俗釐革頽弊下輯臣儀上裨衮職欲
行之以久而冀效於後也大易稱漸以正邦公實用之矣

惜乎其不能終之而薨設使終之則周召伊傅曷以加此
嗚呼天之生公將以輔世功未及宣何速奪之詩云彼蒼
者天殲我良人此之謂也公沒之後邑里無傳焉噫古之
人有德行節義取而旌之猶能以厲其風俗況有功於天
下者乎治平中澤出宰是邑訪公之迹得公之實因謂邑
中諸君子曰范公爵位如此其達功烈如此其顯豈非茲
邑之勝事耶何久而不爲之祠諸君從容語曰今日之議
允符夙昔之願蓋邑素有是心而患在位者未嘗注意旣
聞澤言翕然樂從爰飭梓人構堂宇命繪工圖儀形一之
日二之日經始三之日四之日告成財斂餘羨用不漁民

既而修虔誠謁偉像洋洋乎如在使夫十室之民朝夕耳
傾而目屬自非鬼瑣之類得無聲激薄者敦懦者立如是
何患風俗不及古也故曰不賞而民勸謂此矣愚之所以
建公祠者非止爲乎公也爲民也非止爲乎民也爲天下
也澤竊邑茲久慙無異政聊述其美以傳之後公之能事
大參歐陽公褒賢之碑詳矣此不覩縷舉其梗概而已治
平二年三月四日記尙書虞部員外郎知縣事上騎都尉
賜緋魚袋韓澤述將仕郎守縣尉兼主簿事劉鼎三班奉
職監酒稅徐士安宣奉郎守殿中丞知縣事兼兵馬都監
郭概同立石鄉貢進士王特篆額郊社齋郎韓敦仁書丹
刊者董選

范文正公書堂記

侑鄒邑皆山也巒山處其東長白峙其南聖王諸山連峯
委會於其西聖王之南有山曰會仙其峯壁立特起蒼翠
可愛其中有堂故基曰書堂世傳以爲文正范公之別墅
也公復有上書堂在會仙之南巒堂山之上巒堂之得名
者亦以公常讀書於其上故也因爲之歎曰自開闢以來
不知其幾千萬年矣而山之名由公而得自公而歿又幾
三百年矣聞公之名其猶如生其果何自而然哉嘗試推
公之出處矣憶昔公之始來居是山也非爲棲身遯迹之

舉必也讀天下書窮天下事以爲天下之用耳其出也非
爲肥身榮家之計必也幼而學壯而行以伸平日之蘊耳
惟公有是心也故能一旦立於朝廷之上忠犯天顏恩流
海內歸然爲一代宗臣及其歿也復使斯人聞風而作興
慕義而感動者然歟此公之德所以盛也仲元忝爲邑人
來游堂下慨然有感於中乃爲之歌曰鄒邑之陽兮聳列
羣山會仙特起兮秀色可餐有峯兮峨峨有水兮潺潺松
風兮蕭颯白雲兮往還公之游兮水曲公之居兮山顛公
之調兮林下公之歌兮雲閒瞬千古兮易往仰高風兮莫
攀德巍巍兮山之高心休休兮雲之間慄兮孤松之操淵

兮巨浸之瀾誰復繼此遐蹤兮躋斯民於壽域之安金國

翰林學士劉仲元記

高郵軍興化縣重建濯纓亭記

天聖閒文正范公爲是邦作濯纓亭於南谿之上賦詩曰
笑解塵纓處滄浪無限清公之意豈特挹滄浪之清以滌
我塵垢而已耶君子目擊而道存矣中更兵燹蕩爲莽區
後有重建於稅務之南者尋亦圯廢耆老云鄉校前迺故
址也余旣登適學之路卽故址爲亭而扁之以舊名亭並
谿當邑東西之中眼界軒豁荷汀蘋渚鷗鷺翔集風帆露
檝朝夕往來景物互變而俱宜草色際天綠波瀾漫則於

春宜冰輪浮空商灝沆碭則於秋宜宜酷暑南薰徐來
無隔閼涼徹肌骨宜隆寒黃蘆旅雁妝點雪意如展畫圖
凡是諸景昔也散漫而不屬今皆萃列於斯亭之上足以
廣吾胸中之雲夢而助筆下之波瀾夫名所以詔是實也
斯名也其義則夫子取之孟子屈子發明之而文正范公
昭揭之青青子衿藏修之暇於是而遊息焉對景而自得
因名而心會吾知是邦人物自今未易量矣紹興癸丑良
月承直郎知高郵軍興化事君谿吳莘記并書冬至日修
職郎主簿眉山孫之奇立石

廣德軍范文正公祠堂記

孟子之言氣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
閒夫直之爲言大公至正之道也以大公至正之道固守
而力行之不爲富貴貧賤威武之所搖奪雖乘田委吏之
卑亦必盡吾誠充吾職卒而至於立國家定社稷安邊境
服羌戎其功烈與日月爭光而精神折衝萬里之外謂之
氣塞乎天地之閒可也後世見古人功名之盛以爲類出
於偶然不知蚤正素定於胸中者未嘗無所從來而其銘
鼎彝書竹帛者非一日之積也文正范公未第時已慨然
有天下之志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逮遭明天子有爲於
時其立朝如史魚汲直其憂國如賈誼劉向其守邊如馬

伏波羊叔子雖庸人孺子莫不知之獨筮仕之初有卓然大過人者國史失其傳故不得不紀也公以進士釋褐爲廣德軍司理參軍日抱具獄與太守爭是非守數以盛怒臨公公未嘗少撓歸必記其往復辯論之語於屏上比去至字無所容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非明於所養者能如是乎獄官有亭以公名之者舊矣公卒二十年而高郵孫覺華老爲廣德軍始以詩志公之事而刻之亭中又六十九年丹陽洪興祖慶善來守讀華老之詩而慕之初廣德人未知學公得名士三人爲之師於是郡人之擢進士第者相繼於時慶善乃求公遺像繪而置之學宮使學者世祀之而屬予記其事嗚呼公之盛德豈待文而後傳而藻亦豈記公者哉昔段秀實盡忠於唐世徒以爲一時奮取功名之人而不知居官必有可書之事柳宗元爲撫其實上之史官今所以知段太尉逸事者宗元發之也秀實固不足以擬公而余幸從慶善得公之詳與夫徵夏無且畫工爲無所愧安知後世不采此以補史官之闕乎然慶善爲政而首及公可謂知所本矣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文正公有焉好賢如緇衣慶善有焉其可以不書紹興九年六月新安汪藻記

廣德軍重建范公祠記

文正范公勲業在國史其祠於廣德則已具見於內相浮
谿汪公之記茲以祠宇久圯不修從弟鏞以嘉定二年爲
郡博士撤而新之求記於鏞語之曰文正公盛德絕識才
兼文武非贊揚所能盡然大要在立志不苟而已矣方在
貧約則朝莫甘藟粟之味既已富貴而子弟均布帳之清
在海陵爲一倉官而築海堤數百里在桐川爲一獄掾而
所立已卓然如此一馬微矣居則嚮以養士去又嚮之徒
步而歸其跋乞米帖云顏魯公唐朝第一等人而饑溺不
繼非所謂君子固窮者歟又有家書云老夫平生屢經風
波惟能忍窮故能免禍公之所存類如此此其所以大過

人者故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公之自處
直欲追古人而及之故其見於行事亦非今人所能及也
學旣奉公之祠則爲士者無徒慕公之名位當求其所以
致此者鏞旣爲推公之所以致此者而爲之記又因以勉
吾弟與同黨之士鏞雖老尙當相與思古人與稽之義云
三年仲夏望日四明樓鏞記并書鏞篆額

文正書院記

吳郡祀范文正公舊矣自公貴顯時置義田義學以淑其
族之人公歿而子孫世守之不廢然而未有專祠也咸淳
甲戌郡守潛公說友始請建祠而割田以供祀事公之子

孫亦世守之不廢然而未有書院也至正丙戌郡守吳公秉彝建議請以書院易祠僉憲趙公承僖按行吳中是其議遂得請於行省行省上之中書中書議以茲事有關世道且不設教官而以其子孫之居嫡者世主之於事便乃下從其請公八世孫文英適主祠事專力殫慮改制增擴亦既宏且遠矣祔時佐領江浙儒學以公事來謁祠下式睹其成眾謂不可以無紀而祔也幸際其會宜爲文辭旣不獲則取其家傳而徵之公之生當宋端拱己丑其歿也以皇祐壬辰至潛公爲守時二百二十年天下郡縣凡公之所至蒙其澤而聞其風者率爲公立祠而於吳獨爲缺典至吳公爲守時又七十年他郡縣且有以祠爲書院者矣而於吳尙仍舊規蓋吳爲公父母之邦公之父祖墳墓在焉子孫居焉族之人比屋而羣處焉所以表異而褒崇之者宜有加於他郡而反若不及者是宜賢郡守之有請也是宜廟堂之上之從之也昔公以正大之學卓冠羣賢以忠義之氣振厲天下其功之被當時而澤後世者固不可徧舉獨舉其切而近者則公於所在開設學校以教育多士至吳郡則以己地建學規制崇廣迨公之子恭獻公復割田以成公之志當是時天下郡縣未嘗皆置學也而學校之徧天下自公始若其察泰山孫氏於貧窶中使得

以究其業延安定胡公入太學爲學者師卒之泰山以經術大鳴於時安定之門人才輩出而河南程叔子尤遇賞拔公之造就人才已如此其後橫渠張子以盛氣自負公復折之以儒者名教且授之以中庸卒之關陝之教與伊洛相表裏蓋自六經晦蝕聖人之道不傳爲治者不知所尊尙寥寥以至於公而後開學校隆師儒誘掖勸獎以成就天下之士且以開萬世道統之傳則公之有功名教夫豈少哉夫以公之有功名教如此則後世之宗而祀之爲學校以廣之固宜與夫子之道相爲無窮蓋夫子之道與天地爲無窮而公之功則與夫子之道爲無窮也此書院

之所以立也雖然祠則改矣書院則旣立矣凡范氏之子弟與夫四方之來者宜何如亦曰誦其詩讀其書爲其人之爲而已公之爲夫人之所能爲也以公爲不可爲而不爲者自棄也爲之而弗力者自畫也高山仰止遺貌慄然必有寤寐我公於千百載之上者承務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李祁撰嘉議大夫中書禮部尙書郡人于文傳書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泰不華篆額至正十年八月日立

重修文正書院記

萬曆甲辰御史馬君奉命按視吳中興賢軌俗率先風化

乃首謁范文正公先生於故祠仰視棖棟旁周門廡咸摧
圯不治迺喟然愾歎與郡守李侯謀所以新公祠者於是
陶甓度材不半期而告成公十七代孫主奉太學生允觀
十八代孫諸生必溶率族之子姓再拜徵予文爲記用副
御史馬君表章先賢鉅典予惟公事迹載在宋史若歐陽
公神道碑考亭名臣錄不啻詳矣予耄謝筆研久則烏能
記公獨念公少而孤貧塊處一室餽粥不贍進士釋褐鬻
馬徒步而歸及爲執政焚黃姑蘇僅按庫絹以散親戚閭
里知舊小有俸餘捐置義田南園數畝地又推之以建郡
學度公平生殆未嘗享有一日士大夫之奉者夫同一吳

耳當時士大夫良田美宅與其人轉盼俱盡卽其人亡其
姓名存誰復爲之禮一瓣香薦一杯水者而公之祠至今
獨存百世而後御史又相與撤蠹而更新之則士大夫不
當以此易彼明矣公爲將相時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
畫像生祠祀公及卒羌酋數百哭如父齋三日而去祠滿
海內一祠又何足爲公重輕特以吳故鄉父老邱隴所在
子孫旅食於義田者歌哭祠下公其賁然而來思乎未可
知也吳中祀典最著者泰伯子游暨公而三公遜田贍族
舍宅建學有泰伯之心以春秋授孫明復以中庸授張橫
渠又延胡安定入太學爲諸生師濬發道脈於濂洛關陝

之前其功又與子游學道相表裏豈若鄉先生沒而祭於社者等乎御史特新公祠蓋惟本公爲宋儒理學淵源之祖使吳人以公重吳俗亦以公厚凡士大夫有意收恤其族人而加禮於學校者過公之祠或尙有興起焉是不可以無記御史名從聘靈壽人郡侯名右諫豐城人竝已丑進士而贊成其事者公十七代孫乙未進士今滇中學憲允臨也例得附書賜進士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予告三賜存問華亭陸樹聲撰皇明任子中憲大夫知漢陽府華亭孫克宏書并篆萬曆甲辰八月

吉立

遺迹

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是雖召公之德教明於南國亦足見人心天理之所在盛德至善果能使民之不能忘也文正公之勳德被於海宇凡平生所至之地後人皆爲立名號建祠宇以示不忘迄今三百餘年敬慕猶昔是豈人力之所致哉於此見窮天地亙萬古斯民好善之心猶一日第患在上者不能以善政感發之耳是故勢力非所以服人貴富不足以博久惟盛德大業可以服人心而垂後世觀者其亦有省於此

百花洲在南陽公集有荅憶王叔源百花洲詩洲上有文正祠黃山谷先生嘗遊百花洲謁文正公祠有詩

東谿書院在澧州初公幼時侍其父朱文翰宰安鄉縣讀書此地後爲文正公讀書堂寶慶丙戌知州董與幾建東谿書院

西谿書院在泰州海陵縣西谿鎮初公監西谿鹽倉築捍海隄二百餘里人懷其惠旣爲立廟邑士姜國英復請於官中書送禮部議舊有祠堂委係前賢合設書院宜從所請

忠烈廟在慶州宣和中宇文虛中爲慶帥建與种世衡同

祀公廟號忠烈世衡廟號威靖

景范樓在鄧州古牙城公嘗知鄧州邦人思之建景范樓思范亭在廣德司理廳詳見孫莘老詩及汪浮谿樓鑰祠堂記

清風橋在潤州公知潤州時所建

范公柏在鄱陽郡學凡十八株俗傳公遺言柏及地則吾再出今柏枝去地不及二尺

嚴子陵祠堂公知睦州日建以祠子陵今爲釣臺書院內有公祠堂

讀山在池州青陽縣東十五里長山公幼讀書之地人名

之曰讀山後建文正祠堂池人以公隨所養父淄州長史朱文翰之長白山非讀書於長白山所謂長山者乃在此而非淄州之長山也紹定二年池州郡守丁黼記之有辨甚詳亦未暇考

平江府文正公祠宋咸淳閒太守潛說友建撥官田以供祠事既成以聞於省依所請其東爲范文正公坊其西則文正公故宅喬木森蔚巋然故家其南則爲范家園有石刻太守李大異書

國朝至元初平江路學官街中皆帶提督范祠祠設教諭至今每歲春秋二丁郡官致祭臺省諸司官因事按吳者皆與祭凡達官顯人過吳必拜謁祠下其題名具在吳郡學本文正公南園也公以南園爲郡學後公仲子持節按吳復加增廣至今郡學爲浙中之最學有文正公祠以范氏子孫一人爲主祠

褒賢寺在洛陽文正公忠宣公墓在其地是寺爲奉祠之所內有仁宗所篆褒賢碑吳中子孫亦常遣人至洛陽致祭其寺僧亦常來吳

卷之九終

同治六年三月福州
正誼齋讀探詩書

范文正公文集卷之九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同縣葉大遵鐸人覆校

侯官林鳴韶度卿覆校

閩縣林星虞礪臣覆校

